

民族公敵

舒非著

上海戲劇社 戰時戲劇社

民 族 公 敵

—— 獨 幕 劇 集 ——

舒 非 著

漢 口

讀 書 生 活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國民廿七年七月月初版

民族公敵——獨幕劇集——

著者 舒 非

主編者 新 演 劇 社

出版者 新 演 劇 社

總經理 讀書生活出版社

漢口 交通路三十一號

廣州 教育路銘賢坊三號

重慶 武庫街一百號

成都 祠堂街三十三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實價：每冊國幣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族公敵

目次

兩兄弟·····	一
謠言·····	二〇
壯丁·····	五五
我們的空軍·····	九八
民族公敵·····	一三八
高壓下·····	一六一

兩兄弟

時間 現代

地點 在中國地方的日本兵營中

人物 報告者

紅面人

白面人

半紅白面人

劊子手二人

兄

弟

佈景：一個類似法庭式佈置的簡單的房子，正面有個案桌。

幕啓時，紅面的，白面的和半紅半白面的三人平坐在案桌前，兩個劊子手分站兩旁。

幕前

——哨聲——射燈一亮，正照着報告者。

報告者 各位小朋友，你們知道世界上什麼人最野蠻，到了什麼地方最痛苦？請大家仔細的思想。我以為世界上日本鬼子最野蠻，同時到了日本鬼子手裏也最痛苦！日本鬼子簡直就是鄉下人說的閻羅王；要是我們到了日本鬼子手裏，那簡直就是下了地獄。你們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在我們中國東三省地方有一家人家，有一個父親，和兩個兒子。父親是義勇軍的首領，本領非常大，他沒有一定住兵的地點，有時藏在深山裏，有時藏在高粱下，神出鬼沒地去攻東洋鬼子駐紮的城池。因此東洋鬼子恨透了他，千方百計想捉拿他

，但總是捉不到。他那兩個兒子，雖然年青，也是很勇敢的。常常給父親遞送消息，幫助父親打勝仗。有一天，東洋兵去攻打一個城池，圍攻了三天三夜，還不能攻進去。可是城裏的義勇軍和老百姓，却快要彈盡糧絕了，如果再不設法去請救兵，眼看也就不能支持了。於是就寫了一封求救的信，差人送給一個能幹的義勇軍首領，就是剛才說過的那個父親，可是沒有人能夠送出去。恰巧那父親的兩個兒子，也就住在這個城裏，而且他們是知道父親的地方的。於是他們弟兄兩個勇敢地答應了這個送信的工作，帶了求救的信，爬出城來，誰知在半路上，走過一個地方給東洋鬼子抓住了。東洋鬼子野蠻得很，要逼這兩個兒子說出他們父親的地方來，他們不肯說，於是就給他們吃苦頭。這班鬼子中，有一個是紅臉的，他粗暴得很，曾經殺過許多義勇軍；一個是白臉的，他非常狡猾，曾搶過我們中國的許多錢財；還有一個半紅半白的，他是專門幫助那兩個人來殺我們中國人的。他們底下還有兩個劊子手是專門聽那三個人的話

來打我們中國人和殺我們中國人的。我們東北的同胞，不知道給他們殺了多少了，我們要認清楚他們，我們要……（正在這時候，後面沉沉的鼓聲便慢慢地高起來。報告者一怔，做個手勢）哪！你們聽，他們現在就要過堂了，你們聽着，你們不要響，（忽然鑼聲一響，幕開：三人高坐在案前，兩個劊子手分站在兩邊，他們都木然不動。）你們看，這就是剛才我說過的紅面人，這就是我剛才說的白面人，這就是半紅半白幫忙那兩個人的，還有那兩個是劊子手。（作了手勢）噓——（報告者後退隱沒）跟着鼓聲又高起來，最後鑼聲又响，燈光全亮，全堂都活動起來。三人同時大笑——

紅（用手往枯上一拍）過堂！

（下面的兩個劊子手馬上移動起來；正在他們下場時白面人制止說。）

白 慢着，慢着，先來兩瓶啤酒！

半紅白 對了，我們自離開了大日本帝國以後，還沒有好好地喝過一次酒呢。

紅 好，酒來！（兩個劊子手馬上又拿起酒瓶酒杯來給三位倒酒，一時瓶子的相碰

聲，開軟木塞的撲冬聲，倒酒的汨汨聲，嘈雜一堂。三人牛飲過後）

紅 （把杯子一擱）過堂！

半 噫，過堂！

（兩人應聲齊下，一時後面的腳鐐聲拉雜作響，煞氣森森。一會兒拉着兩個餓得有氣無力的年青的中國人上來。）

紅 （又忽然把柈一拍）站好！（嚇得四週慄然）

半 （跟着說）站好！

白 （接過來問）聽着：（忽又收住，轉向半紅白）問他們！

半 是。你們叫什麼名字？

兄 雷大海。

半 什麼地方人？

兄 黑龍江。

半 幾歲？

兄 十八歲。

半 家裏有什麼人？

兄 有父親。

半 父親叫什麼名字？

兄 父親叫雷冲天！

半 (愕然，回頭看白)……

白 別管他，問那個。

半 是。(向另一個)喂，小傢伙，你叫什麼名字？

弟 雷大山。

白 你也姓雷？

弟 是的。

半 (又看了白一眼，白示意他繼續問下去。) 幾歲？

弟 十六歲。

半 你父親叫什麼名字？

弟 雷冲天！

紅 啊！(恍然。對白作會意笑。)

半 (左右望着紅白二人)

紅 白 (大笑。紅喝酒，白取信。)

紅 想不到原來就是雷冲天的兩個小賊。

白 小賊已經到手，老賊也就不難捉到了，哈哈！(把紅手中的酒搶過來痛飲。)

紅 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兄 (向弟) 不要說，弟弟。

紅 混賬！

白 好，那麼叫他說，那老賊在什麼地方？

半 是。你說，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紅 什麼？不知道？王八旦，我砍你的腦袋！

半 我砍你的腦袋！說！你父親手下有多少人？

兄 四萬萬五千萬！

紅 啊？

半 駐在什麼地方？

兄 全中國。

紅 混賬！王八蛋，我……（氣極，舉起酒瓶欲擲過去）

白 （止住他）慢着。這封信是送給你父親的嗎？

兄 是的。

白 那麼，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半 豈有此理！快說，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紅 來呀，把他兩手綁起來絞！

劊 噓！

（劊子手們把繩索繞過他的脖子，縛着兩手，一人拉住一端使勁地絞，兄毫不

動容）

半 說不說？……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紅 （向劊子手們）使勁！絞！

紅 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紅 (氣得滿頭冷汗，看了白一眼) 唉……

白 (接過來，假慈悲地) 喂！好朋友，你爲什麼不說呢？你有什麼難過嗎？(向劍們) 噫，來，把他們解下。朋友，你說了出來我們還會對你怎麼樣嗎？不會的，你放心吧。只要你肯把那個地方告訴我們，我們不但可以保全你的性命，並且還可以給你一個大大的官兒做。你爲什麼有福不享呢？喂，朋友，你說吧，你父親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白 這是什麼話呢？告訴你，朋友，你們現在已經被捕了，你們父親的地方，我們早晚總可以查出來的，你爲什麼還要保守着不說出來呢？難道你真不願你自己的性命嗎？你不要你將來的幸福的生活嗎？說吧，朋友，你父親帶的義勇軍到

底在什麼地方？

兄 不知道。

白 (也生氣得說不出話來。)…

半 唔，不知道，一個不知道，兩個不知道，三個不知道，好，那麼我問你，你怕不怕死？

兄 你別拿死來嚇我！怕死就不會做中國人了！

紅 得了！（揮手）拉出去鎗斃！（兄態度安然。）

半 是，拉出去鎗斃！

劍 是。（兩人將兄拉下）

白 (喊住他們) 慢！慢着，回來，(向兄) 你真不怕死嗎？

兄 不怕死！

白 (向其他兩個耳語了一遍。) 喂，那麼你爲誰而死呢？

兄 爲中華民族。

白 好！等一等，跟你弟弟一道去。（向弟）喂！小傢伙！你看見你哥哥剛才的樣子嗎？你哥哥馬上就要拉出去鎗斃了，你知道嗎？我問你話，你得好好地回答我，不然，你也一道去。你說，你父親帶的義勇軍駐在什麼地方？

弟 我不曉得。

白 你不曉得？你不是正要拿這封信送給你父親嗎？

弟 不曉得。

白 你何必要同你哥哥一樣的學俏皮呢？告訴你，昨天有個二十五歲的義勇軍真比你們有種得多呢，他一跑進來就一五一十的自己招認了，你……

弟 不會有那樣的義勇軍。

白 爲什麼不會有？你父親手下的義勇軍沒有自己招認過嗎？

弟 我爸爸說，有種的人不投……

兄 (制止他) 老二，別多說話！

紅 (向兄) 不要你開口，(向弟) 你說，你說下去。

弟 ……

半 說下去，有種的人不投什麼？

弟 不投降。

紅 混賬！又是個王八羔子。

白 哎！我告訴你，小伙子，要是你不趕快說出來，你哥哥馬上就要拉出去鎗斃。

。你願意看着你哥哥被鎗斃嗎？你不替你哥哥說幾句話嗎？

弟 替他說什麼話？

白 就是你父親他們駐什麼地方？

弟 不知道。

白 你真不知道？

弟 是的，不知道。

半 好！讓他也吃吃苦頭，來，替我紮起來，揍！

劊 啞！（照樣綁起來絞。）

白 說不說？

弟 ……

紅 管他呢，揍！絞死再問。

白 （向紅）啞，死了，往那兒去問哪？

（紅面人瞠目無所答，相對而笑。）

弟 （被絞得受不了，回頭望了望兄）……

兄 （告訴他）閉上眼睛，咬緊牙根，不要響！

紅 （喝采）好，使勁，絞！

弟 （絞得實在受不了），回頭向兄）哥哥！哥哥！

兄 別響！

弟 哥哥！

兄 閉上眼睛。

紅 (向兄) 你別開口，王八蛋！

白 (向弟) 說呀，快說。

兄 不要說。

弟 (哭) 哥哥！

兄 別哭呀，老二。

白 喂，傢伙，你不想救你的弟弟，晚一點，就沒命了。

兄 (一面看着他們憤恨，一面看着弟弟難過，悲憤交集。) ……

白 說不說！晚說一句話就沒命了。

弟 (最後回頭瞪着哥哥) 哥哥！

兄 忍耐着，老二，別哭。

紅 絞死，一手絞死他！

弟 (呀的一聲慘叫)我說，我說……

白 好，解了。(副子手們立刻鬆了繩)你說，快說！

弟 我爸爸在……

白 在什麼地方？

兄 (看情勢已無可救藥，便變更計策，立即向他們大喊)好，我來說，我來說，老爺們，我說了，請你們馬上放了我。

白 你自己說？很好，很好。

紅 (擡看兄)順，你們這班干八且都是賤骨頭，不打不拉屎……

半 好！那麼你說，你說得清楚一點，說完我們馬上放你。

兄 不過，因為事情非常機密，所以我要請你們答應我兩個條件，不然消息洩漏了

有很大的危險。

半 什麼條件，你說。

兄 第一，在場的差人，都叫他們下去。

白 這沒有關係。都是我們的託信。

半 你放心好了，包你沒危險。

兄 第二，要是抓到我的父親和打敗了他帶的義勇軍，將來我的弟弟一定要爲我父親報仇來殺死我的。所以請你們先將我的弟弟鎗斃掉，我才能安心替你們做事。

紅 這話有理。

半 啊，哈，哈，有理，有理。

紅 這王八且覺悟得真快。好，（命劊子手）去，把他拉出去鎗斃。（劊子手拉弟弟下去）

白 好，你現在說吧。（門外鎗聲轟然一響）

兄 （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

紅 （也跟着大笑，送酒給他。）哈哈，好奴才，我們喝酒吧！

兄 （一拳把他手裏的杯子打落地下，成爲粉碎。）你別做夢！

紅 什麼？

白 （驚訝得跳起來）什麼？

兄 現在，祕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們還有什麼手段請你們拿出來吧！我在這兒等死呢，強盜！

半 呵！你用這樣的手段來害你弟弟？

兄 （冷笑）哼哼，犧牲了一個弟弟算得什麼？我那做義勇軍首領的父親和千千万萬的義勇軍可得救了。

（三人氣得目瞪口呆，

紅（指兄罵）騙得我好，王八旦！

兄（拿起鐵練朝他們扔去）欺騙還算便宜了你，瞧着吧，全中國的人民已經在起來打倒你們了！

（鐵練落時剛好銅鑼一響，燈滅，幕即閉上。幕前射燈再亮，報告者又出現在幕前。）

報告者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華民族萬歲！（射燈光一滅報告者退場。）

——完——

謠言

舒非

時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地點 長江中部的某城市

人物 趙氏——四十來歲

大玲——她的大女兒，十六歲

小玲——她的小女兒，十四歲

王六——四十五左右

警察

佈景 一個中等人家的客廳，裏面有牀子和椅子。旁邊還有櫥子，櫥子上面還有銀盤銀碟之類。總之一切佈置都表現着中產者的舊式家庭。右邊有門是

通外面的，左邊的門是進廚房和上樓的。

幕啓時：大玲和小玲正在廳中比賽跳繩，小玲剛好跳完，因為得到一個相當高的紀錄，所以哈哈大笑起來；大玲從小玲手中接過繩來——

大玲 好，你一共十五次啊。（繼續跳）

小玲 嗯，（一邊在旁邊數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大玲的繩子突然被腳絆住，中斷下來，小玲拍掌大笑）啊，哈哈，沒有了，沒有了，你只跳到九次……

大玲 不算，不算。

小玲 算，算，你只有九次，我跳了十五次

大玲（拿起繩子還想跳）不算，我不算，我再從頭跳一次。

小玲（搶着繩子）唔，算呀，算呀，你輸了呀，你輸了呀。

大玲 不，你讓我再跳才算。

小玲 (要哭的樣子) 我不，你已經輸了，你！

大玲 你不讓我跳我就不跳了，我上樓去。

小玲 你要拿出錢來，你已經輸了。你(撲向她)

大玲 不，我一個錢都不給，你讓我上樓去。

小玲 (拚命的拉住他) 唔………你不給錢，我叫媽來。(向左門叫) 媽媽，唔……

趙氏 (在樓上喊) 吵什麼？啊？大玲，你入跟姊鬧什麼？

大玲 她拉着我，不讓我上樓。

小玲 那你爲什麼不把錢拿出來呀？

大玲 你爲什麼不讓我跳？

小玲 你已經輸了呀！

大玲 (想擺開) 我不管。

小玲 (自己去搜她的衣袋) 唔……我要錢，我要錢……

（兩人正在扭作一團的時候趙氏從門內樓梯上下來）

趙氏 鬧什麼？鬧什麼？大玲，你就不能讓讓妹子嗎？什麼事呀？

大玲 她要來搜我的袋子……哪，我這個扣子差點兒給你弄壞了。

小玲 那你爲什麼不把錢拿出來呀？媽媽，她先說好誰跳繩跳輸了就要拿出五分錢來買糖吃的，剛才姐姐已經跳輸了，她不給我錢。

大玲 怎麼我輸了？

小玲 我跳到十五次，你只跳到九次，怎麼還不輸？

大玲 那不算的。

小玲 算，算。呵，媽媽……

趙氏 好了，好了，大玲，你就給了他吧，鬧什麼呢？一天到晚在這兒鬧，真要給你們吵死嘍。

我現在也只剩三毛五分錢了，我……

趙氏 那你給過那五分鐘不就得了嗎？真是！這樣大年紀了，學校一停課就整天的在家裏打鬧，自個兒也不會去看看書。過些日子再上課的時候看你們怎麼辦？

大玲 上課？先生早就跑光了，還上什麼課？（想躲到旁邊去）

小玲 （纏着她）唔，錢呢？

趙氏 給她呀！

大玲 那末糖要分我一半。

小玲 ……

大玲 好不好？

小玲 （點頭）好。

大玲 （掏出五分鐘錢給她）哪。糖要給我的！

小玲 唔。（向趙氏）媽媽，我去街口買糖去。

趙氏 快點兒回來啊。

小玲 噫。(機靈地跑出去)

趙氏 張媽呢？

大玲 張媽出去了。

趙氏 又上那兒去啦？

大玲 不曉得，剛才她的丈夫來叫她，說是今天替人搬家，忙得很，要她出去說一句話。

趙氏 她丈夫替誰搬家？

大玲 誰知道。

趙氏 怎麼？現在外面又鬧搬家了嗎？

大玲 我也不知道呀。

趙氏 不知道，不知道，那你爲什麼不去問問哪？什麼事情你總會說不知道。

大玲 我怎麼會知道呢？我又沒有出去過，難道我坐在家裏也會知道的？

趙氏 那你去買份報紙看看也好呀？

大玲 報紙上怎麼會談搬家的事情呢？

趙氏 好，報紙上不會談搬家的事情，那你們姊妹倆就什麼事情都不用管，整天的在這裏瞎鬧得了。唉！（還想回到樓上去）真是！人家着急得連吃飯都放不下心來，你就只顧胡鬧。……（大玲還了她母親一眼。當趙氏正要進門的時候，外面的敲門聲便咚咚的響起來）

趙氏（一怔，停住腳，向大玲）誰呀？

大玲 不知道。

趙氏（瞪了大玲一眼。外面的敲門聲又響）誰呀？

聲音 信！

大玲 呵，是送信的，媽。（跑出外門去）

趙氏 誰又給你寫信啦？臭丫頭，給你爸爸知道，不揍死你才怪呢！（嘆了一口氣）

唉，真是！

（大玲拿了一封信進來）

趙氏（嚴厲地）是什麼野男人給你寫的信，啊？（大玲不答）是誰給你寫的信？你說！

大玲 是我的爸爸給你寫的信。

趙氏 呵，是你爸爸寫的？他怎麼說？他什麼時候回來？啊？

大玲（一邊看着信）我還沒看完哪。

趙氏 好好，你看，你快點兒看。

大玲（看完信）爸爸不回來了。

趙氏 啊，不回來？

大玲 嗯，不回來了。他說那邊商會議定一切商店不得停業，無論時局怎樣緊張，

都要照常做買賣……

趙氏 哎呀，如果東洋鬼子打來的時候不是要……

大玲 商會吳議定大家都要這樣，你有什麼辦法呢？

趙氏 沒有辦法？那人總得要跑回家來呀！

大玲 回家來還不是一樣？前幾天你不是看到人家搬家就自己也嚷着要搬家了嗎？哪，爸爸已經在這裏說了；他說家不要搬，現在到處都是一樣，搬到別處去，路費又大，房租又貴，一時錢用光了，就沒有法子生活……他說不要聽信人家的謠言，要安安定定的過活。

趙氏 唔，底下還說了什麼？

大玲 (停了一會)沒有了。

趙氏 沒有啦？

大玲 (齟齬了一會，含笑地)……：底下……：底下說：我跟妹妹要好好的幫忙

媽媽……：

趙氏 噫，哪，說到自己身上的事情你就不說了，你們都欺負我不認識字了……：

大玲 (笑着) 喝喝，就只是這一句囉。

趙氏 下面真的沒有啦？

大玲 真的沒有了。

趙氏 哼，這樣大年紀了，還是整天的……

大玲 那你不相信你就自己去看。

趙氏 算了吧。能夠自己看，我早就用不着整天的跟你這丫頭嘔氣嘍。哼，將來嫁了人看你怎麼辦？

大玲 你看你又囉唆了。

趙氏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唉！……

大玲 (看了母親一眼，有點兒過意不下去似的，好意地跑前去) 媽媽，現在決定不搬家，樓上的衣服箱子就可以打開來啦。

趙氏 已經收拾好了就讓它鎖着好了，要你去動它幹嗎？

大玲 我要換一件衣裳，你昨天不是說你有條手絹兒也給鎖在裏面嗎？我去給你找出來。

趙氏 算了，你就給我馬虎點兒吧，小姐。現在還說不定晚上或明天又要搬呢。

大玲 爸爸不是在信裏叫不要搬了嗎？還搬什麼？

趙氏 爸爸？你爸爸那兒知道家裏的情形？（自語地）唉！真叫人沒有辦法。

（小玲手裏拿着一包花生糖，一邊吃一邊進來）

小玲 媽媽，外邊又有許多人搬家了。

趙氏 那裏？

小玲 外面街上。

趙氏 是真的嗎？

小玲 真的。街上全是搬東西的人，一車一車的箱子鋪蓋擠得人走路都沒有地方走。

趙氏 哦，那怎麼得了？

大玲 到底是不是搬家的，你看清楚沒有？小玲，別胡說八道。

小玲 有什麼不是的？我站在街邊看着過了許多都是搬家的。媽媽、隔壁劉老太太家也在忙着搬呢。

趙氏 什麼？劉老太太的家也搬啦？

小玲 是的。

趙氏 哎喲，老天哪，這叫我怎麼辦呢？

大玲 爸爸不是叫我們不要搬嗎？

趙氏 不搬？要是大家都搬了，我們能不搬嗎？你們趕快到樓上去先把東西收拾好，我出外面去看看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去呀，趕快去，先把枱子上面的東西收拾起來，曉得嗎？……（打一轉）……哦哦，還是我來收拾吧，

大玲，你出去看看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

大玲 上那兒去看哪？

趙氏 (急得手足無措) 到外面街上去，快去呀！

大玲 (走了一步又回轉身來，向小玲要糖) 呵，糖分給我一半。

小玲 (不大願意，轉身一躲) 唔！

大玲 (一手抓過去搶到一把，就往外面走) 是我出錢買來的。

趙氏 (想追過去) 死了頭，還不去！(大玲下)

小玲 媽媽。

趙氏 好啦，別只顧吃糖啦，快去收拾你自己的東西去！

小玲 我不知道張媽把我的東西放在那裏。

趙氏 (突然想起來) 對了，張媽這東西跑到那兒去啦？老半天還不見回來，真是！

(想往裏面去)

(王六匆忙地從外門進來)

王六 趙大嫂，你們知道了嗎？

趙氏 什麼事？王六哥，是不是要搬家？

王六 對呀，現在外邊已經搬得一塌糊塗了，你們打算怎麼辦哪？

趙氏 我剛才叫我的大丫頭出去打聽打聽消息去。哎喲，王六哥，真急死人嘍，我們女人家一點兒主意都沒有，又沒有人好商量。現在外邊到底怎麼樣呀，王六哥？

王六 外邊大家都搬啦。

趙氏 哎呀，那怎麼好呢？王六哥，真是弄得我沒有主意，王六哥……

王六 (插着問) 怎麼樣呢？

趙氏 剛才接到我丫頭她爹一封信，他又叫我們不要搬家。

王六 不要搬？那麼東洋兵打到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趙氏 是呀，我也這樣說。

王六 告訴你，一兩天工夫大家都走光的時候，只留你一家人就有錢都買不到東西吃了。

趙氏（在思索着）唉，真是。王六哥，東洋鬼子大概還不會很快就打到來吧？

王六 這可很難說。聽說昨天黃昏時候有人在城門口看見許多外地人進來呢。

趙氏 哎喲，進來許多外地人？那是逃難的嗎？

王六 哼，要是逃難的倒沒有關係啦。

趙氏 不是逃難的？那是什麼人呀？

小玲 也許是土匪，媽媽……

趙氏 放屁！王六哥，那是什麼人呀？

王六 誰知道？聽說東洋兵裏面有很多便衣隊的。

趙氏 什麼叫便衣隊呀？

王六 不穿軍隊的衣裳，穿的和普通人一樣，把傢伙藏在身上，常常偷偷的混進來

的就叫便衣隊。

趙氏 啊？難道說我們城裏現在已經有了東洋鬼子了嗎？

王六 誰保得定呀？

趙氏 哎喲，那怎麼得了呢，王六哥？

王六 你們不想搬嗎？

趙氏 想是想搬，可是……

王六 可是又捨不得家是不是？

趙氏 是的呀，剛才我丫頭她爹又來信叫我們不要搬，唉，真是！

王六 他那裏知道這邊的情形呀！告訴你，趙大嫂，事不宜遲，要搬得馬上動手，遲一點船開了，可就要走都沒法子走嘍。

趙氏 唉，真是。那麼王六哥，現在大家預備走到那裏去呢？

王六 走的路子可多着呢，有的到四川，有的到雲南，要由你自己決定呀。

趙氏 哎喲，這樣遠的地方，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怎麼好去呀？

王六 不走遠地方，就到鄉下去的人也很多呀。

趙氏 是了，到鄉下去還好一點。我從前是打過主意到我娘家去的。

王六 也好啊。

趙氏 可是，聽說從前有許多官兵經過他們那個村的時候也有東洋鬼子的飛機丟過炸彈，所以一想到這個我又害怕起來。并且聽說我的弟弟也去當壯丁去了。

王六 鄉下到底是鄉下，不管怎麼樣，比住在這裏總歸是好得多呀。

趙氏 那怎麼辦呢？王六哥，照你的意思，我們是不是可以搬到我娘家去呢？

王六 當然可以啦。

小玲 不好，媽媽，舅母家裏的狗要咬人的。

趙氏 別多嘴，臭丫頭，還站在這裏幹嗎？還不趕快去收拾你自己的東西去？

小玲 告訴你張媽還沒有回來。

趙氏 張媽沒有回來，你自個兒就不會動嗎？快去！（小玲進去）真是！一個鬼老媽子也偏偏要在這時候來搗麻煩。……：……：……：哦哦，王六哥，這時候要叫幾個腳夫搬東西恐怕也不容易吧？

王六 你是不是已經決定搬了呢？

趙氏 要是大家都搬，我也就搬了。

王六 這時候大家都正搬得忙碌，要請幾個腳夫搬到鄉下去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如果你決定馬上就搬的話，那我只好去替你想辦法就是了。

趙氏 那好極了，王六哥，就勞你費心去給我們請四個腳夫來罷。我先把家裏的東西收拾起來。

王六 好的，不過我得告訴你，趙大嫂，在這年頭銀錢的事情得馬虎點兒，回頭腳夫來的時候酒錢恐怕要給得相宜一點。唉，誰還不知道，這兵荒馬亂的時候……

趙氏 是的，王六哥，這我曉得……哦，那麼照你的意思大概要給他多少錢呢？

王六 多少我現在不敢說，這樣吧：我給你去找來，回頭你自己跟他們談罷。

趙氏 好的，好的，那麼就勞你快一點吧。

王六 (站着沒有動)……

趙氏 王六哥。

王六 嗯，至少你得給我帶點兒定錢去呀！

趙氏 嗽，要先給定頭錢嗎？是的，你看，我真該死，王六哥，要先給多少呢？

王六 (計算了一下) 四個腳夫，一個給兩塊，二四得八，八塊錢……哦，你先給

十塊錢吧。

趙氏 (遲疑地) 十塊錢？

王六 是呀，快拿來，我回頭再算給你聽好了。

趙氏 好的，好的。(急從身邊掏出銀包來，數了十塊錢給他) 哪，十塊，你拿着

吧。

王六（接過錢來）好，你先把箱子鋪蓋都弄好，我去請到脚夫馬上就搬。（說完想下，又回來指着櫥子上面擺着的銀器）趙大嫂，你這些東西搬起來很麻煩，我看你就送給我吧？

趙氏（手忙腳亂的在收拾東西）哦，這個不能，王六哥，這是我丫頭她爹親手置的東西，他平常當作寶貝看待的。……

王六 呵……

趙氏（給他一個磁杯）……哦，王六哥，這給你吧。

王六 呵呵，不要了，不要了，我本來就不喜歡要人家的東西的。（下）

小玲（在樓梯上喊）媽媽，媽媽

趙氏 幹什麼？

小玲 我的洋囡囡不見了。

趙氏 小丫頭，叫你收拾衣裳，你就整天的洋囡囡，洋囡囡，待會兒，我上來不揍死你才怪呢！

小玲 衣裳都收拾好了，只有洋囡囡找不着。

趙氏 找不着，你不會多找一找嗎？都是你自己弄的，一天到晚隨手玩，隨手丟，誰管得着！

小玲 (在裏面哭起來) 唔……我的洋囡囡，唔……

趙氏 臭丫頭！(又着急，又生氣，剛想進去上樓，聽到外門有腳步聲又停住，回頭看見是大玲，急急地問) 跑到那兒去啦？怎麼一去就是半天？

大玲 你不是要我去打聽打聽嗎？沒有打聽到怎麼回來？

趙氏 那你現在打聽了什麼？

大玲 現在街上有許多許多的……

趙氏 (打斷她的話) 得了，得了，我早就知道了，用不着你說了。

大玲 你別老是聽信王六的話了吧，他這個人的說話是靠不住的。

趙氏 什麼靠得住靠不住？人家是一本正經說的。

大玲 不相信，你自己出去看看，條條街上都有人在那裏演說：叫做買賣的不要關門，叫大家不要搬家。并且還有許多警察在到處搜查……

趙氏 搜查什麼？

大玲 不知道……有人說是要抓漢奸。

趙氏 什麼抓漢奸，抓漢奸，唉，真叫人摸不着頭腦。……那麼他們叫人不要搬家，東洋鬼子來了可怎麼辦呢？

大玲 他們說要大家合起心來，幫忙軍隊去打鬼子……

趙氏 幫忙什麼喲？哎呀，算了吧，給東洋鬼子打過來的時候官兵還不是一樣的跑掉。

大玲 (不願再談)隨便你怎麼說吧。

趙氏 (急得毫無主意) 唉，真是！……

大玲 剛才爸爸的信上也不是叫不要搬家嗎？

趙氏 (想了想) 好，那就不要搬吧，反真是……

王六 (急上) 趙大嫂，東西弄好沒有呀？

趙氏 喲，王六哥，怎麼辦呢？

王六 你別急呀，脚夫我已經替你請好了，稍微等一會，讓他們去拿到扁担就來，你們的東西呢？

趙氏 唉，王六哥，怎麼辦呢？真是，我現在又打不定主意了。

王六 怎麼？

趙氏 我們想不搬了。

王六 啊，不搬啦？脚夫已經花錢請好又不搬啦？

趙氏 唉，真是沒得說的……

王六 趙大嫂，你別三心二意了吧，早晚總歸是要搬的。

大玲 王六伯，現在外面有許多人在叫大家不要搬家，爲什麼你一定要叫我媽搬家呢？

王六 啊？怎麼？你們也去聽外面那些人的話嗎？

大玲 外面那些的話怎麼呀？

王六 外面那些人的話呀？告訴你：都是騙人的。嘴裏是叫老百姓不要搬家，其實他們自己衙門裏早就搬空嘍。

大玲 自己沒有親眼看見的事情可別隨便亂說，王六伯。

王六 我怎麼沒有看見哪？有一天夜裏我看見幾十輛大車載滿着箱子從衙門裏搬了出來，一直搬到船上往水上水跑了。

趙氏 這話是真的嗎？王六哥。

王六 怎麼不是真的？哎，我沒工夫跟你們多講了，你們到底怎麼樣？搬還是不

搬？

趙氏 你看怎麼好呢？王六哥？

王六 怎麼好？你要安全就搬哪！

趙氏 好，那就搬吧。大玲……

大玲 可是爸爸叫不要搬的。

趙氏 別再說你爸爸了吧，快去呀！

王六 是呀，大小姐，要搬就得快點兒呀！

大玲 (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裳) 可是我的衣裳還沒有換……

趙氏 (急得跳起來) 得了，小姐，你就給我馬虎一點吧！真是！

王六 對了，大小姐，你現在穿的衣裳已經夠漂亮了，快一點兒吧。

趙氏 (自己一邊在收拾抬子上面的東西) 快去呀，你快去把樓上的房子搬下來……

呵，不是，樓上的房子搬……哦，見鬼了，你……你去把樓上房子裏的箱子

搬下來！快呀！快呀！

大玲（踏進門去，突然又回來）哦，媽媽，我穿我那件紅花的旗袍好不好？

趙氏（氣極了）臭丫頭，我捨掉你的腦袋！（想追上去打她，大玲一轉就跑了。回

轉身來，一面囉囉唆唆的收拾東西）真是前世作孽……：：：死丫頭，臭丫頭……：

王六（走去幫忙她收拾櫥子上的銀具）趙大嫂，我來幫忙你收拾這東西，你去把樓

上的箱子搬下來吧。

趙氏 好的，好的，謝謝你，王六哥。

王六（看她一轉身，馬上把銀盤藏進衣服袋裏去）不要客氣。你快去吧。

趙氏（又手足無措地在廳裏轉了一個圈，嘴裏囉囉囁囁的往裏面走）唉，真是！大玲

，小玲，快呀！快呀，快把箱子搬下來呀！（剛到門口，便碰到大玲跑下來。）

大玲（把一個洋囡遞給她）來了，來了。

趙氏（不管三七二十一，抱過來，就轉身跑）這才對呀，要快，要快……：

小玲 (從大玲背後攢過來，追去搶趙氏手裏的洋囡囡。哭喪着) 唔……我的呀！

洋囡囡是我呀，唔……媽……！

趙氏 (忽然發覺到手裏拿的并不是箱子，恍然地呆了一下，用眼睛瞪着大玲罵了一

聲) 臭丫頭！(把洋囡囡放在桌子上急急地跑上樓去) 見鬼了！

(大玲和小玲去桌子上搶洋囡囡)

小玲 (哭起來) 啊……媽媽！

大玲 (搶着洋囡囡又跑上樓去) 放到我的箱子裏去。(王六看着發笑，把所有的銀

具藏到身上去)

小玲 (追去) 唔……媽媽……媽媽……(跑到門口，恰巧趙氏肩上掛着條圍裙，手

裏端着個大衣箱下來，剛好碰着小玲的額門，小玲呱的一聲大叫起來) 啊哈

哈，姆媽呀……！

趙氏 哎喲，尋死嘍，小丫頭，你真要尋死嘍……

小玲（還是抱頭往樓上跑）我的洋圍裙呀……！

王六 唉，小孩子真沒有辦法。（跑去接趙氏的箱子）我來幫你的忙吧，趙大嫂，快一點。

趙氏 是是。（把箱子交給他，忽然又着急起來，四面找尋東西）哎呀，哎呀！糟糕了，我的……我的圍裙呢？我的圍裙呢？……

王六 什麼？趙大嫂，你找什麼？

趙氏 我的圍裙。糟糕了，我圍裙不見了……

王六（跑前去從她肩膀上取下來）這不是你的圍裙嗎？

趙氏 哦哦，見鬼了！（急速把裙圍起來，把背對着王六）王六哥，勞你替我結一結。

王六（替她結着圍裙帶）是是。（大玲和小玲在樓上吵架的聲音又傳下來。王六向裏面大叫）大小姐，別吵了，東洋兵來了！

趙氏 (被嚇得跳起來) 啊，來啦？

大玲 (也嚇得跑出來) 媽媽，媽媽！

趙氏 在那兒呀？在那兒呀？

小玲 (樓上哭着喊) 媽媽，我怕，……呀……！(尖叫一聲，接着就傳來巨雷一般的轟隆聲——小玲從樓梯上跌下，嚇得在場的三人都跳起來)

大玲 呵，媽呀！(抱着趙氏)

趙氏 (同時) 天哪！

王六 (同時) 啊？

趙氏 小玲，快出來呀，小玲！(小玲沒有答應)

(三人傾聽了一會，裏面毫無聲息)

大玲 (恐懼地) 媽媽。

趙氏 (慢慢的走到門口去探視了一下，看見小玲倒在裏面已經不能動了，忽然衝

進去。在裏面叫）小玲，小玲，小玲……呵喔喔！我的娘呀！……（抱着小玲出來——小玲已經暈過去了）王六哥，我的小玲完了……呵喔喔，我的寶貝呀！

王六（恐慌地）啊！怎麼？

趙氏 從樓上跌下來已經跌暈了……

大玲 唔……妹妹呀……

王六 呵？這怎麼得了？糟糕，糟糕……（說着往外跑）

趙氏 王六哥，怎麼好呀？

王六 趙大嫂，我有事情出去一趟，回頭再來吧。

趙氏 天哪，這叫我怎麼辦呢？（把小玲靠在椅子上）

大玲 媽媽……（也在一邊扶着）

（王六剛踏出門一步，突然又急速地跑回來，想往桌子底下躲）

趙氏 (又嚇得慌張起來) 王六哥，幹嗎？王六哥……

王六 有人來了，……你……你別說我在這裏。(藏在桌子底下)

趙氏 哎呀！

王六 你別響呀！

警察 (緊張地跑進來)……

趙氏 呵，是警察先生……

警察 (四面望了一遍) 王六呢？

趙氏 王六……(一邊嘴裏說，一邊回過頭去望了望王六躲的地方) 王六……

警察 (不待她說完便跑過去把王六拉出來) 呵，找你多時了。王六，出來！

王六 (跪着求饒) 大爺，請你饒了我吧，大爺。

警察 哼，饒你……

趙氏 大爺，什麼事情？不要抓他吧。

警察 哼，不要抓他？我已經找他半天了。他跑來你們家裏做什麼，你曉得嗎？他到處亂造謠言，擾亂人心，東洋鬼子沒有來，他說來了；人家不肯搬家，他要叫人搬家，他是搗亂治安的漢奸！

趙氏 呵？是真的嗎？先生。

警察 怎麼不是真的？

趙氏 東洋鬼子真沒有來嗎？

警察 那裏有什麼東洋鬼子來呀？全是他一個人胡說八道，亂造的謠言！他剛才對你們說什麼來的？

趙氏 他說東洋鬼子已經來了，叫我們趕快搬家……

警察 沒有這樣的事，你別去聽他的話，那全都是謠言！

趙氏 呵！天哪，王老六，那你真該死，我上了你的當了，你害了我的女兒了！

王六 你別胡說八道，我害她什麼？

趙氏 警察先生，你看吧，我這個女兒是給他害死的。

王六 那怎麼能怪我？是她自己弄的……

警察 你別說話！（向趙）怎麼？

趙氏 他方才說東洋鬼子來了，嚇得我的女兒從樓上滾下來，跌得暈過去了……

警察 呵，是這樣呀！哼，王老六，你這場禍可闖得太大了！好，走！上局子去！

老太太，回頭你到我們局子裏來一趟吧，我先把他帶去。告訴你，別老是胡里胡塗的聽信人家的謠言！大家要安居樂業才不會鬧亂子的！搬家有什麼用？搬到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把王六一推）走！（王六身上藏的銀盤等東西從衣裳裏面掉下來）啊，這是什麼東西呀？

趙氏（看着又跳起來）嗷嗷，那是我們櫥子上面擺的東西！天哪，王老六，你這老烏龜的心腸真太壞了！（邊說邊去檢地下的東西）

警察 好，你還是個小偷！你跟我走！（好像捉雞一樣的把王六拉下去）

大玲 (高興地) 媽媽，妹妹清醒過來了，妹妹清醒過來了。

趙氏 啊，清醒過來啦？喔喔，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小玲，乖乖，我的寶貝……

小玲 (昏迷地) 媽媽，我們還搬家不搬家呀？

趙氏 孩子，不搬家了，不搬家了，媽媽再不聽人家的謠言，永遠不搬家了！

——幕——

一九三八，一，廿日。于武昌

壯
丁

時間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地點 鄉村

人物 蕭忠義——五十六歲

蕭大媽——他的妻子，四十來歲

蕭尙清——他們的兒子，二十三歲

張大婦——媒婆

朱四爺——保長

李教官

佈景 一家鄉村房子的門口，右邊是進屋裏的大門，左邊是籬笆，還可以看到看見

外出的籬門。籬笆外面是一條鄉村大路，籬笆裏面却有幾棵黃葉飄零的小樹。門前堆有許多稻草，草堆旁邊擺有靠椅，板凳之類。

幕啓時，正是午前十點鐘左右，暖和的太陽照在這偏僻的村莊上完全顯出冬天的氣象。蕭大媽拿着幾件染有血蹟的衣服在這太陽下清理，一邊在檢點衣服上的血蹟，一邊嘴裏在喃喃地嘆氣。一會兒，張大嬸從左邊的大路上跑來站在籬笆外面喊——

大嬸 蕭大媽，在這兒曬太陽嗎？

大媽 噯，是的，大嬸兒，您來啦，早就說您要來了，怎麼直到今天才來？

大嬸 是的，唉，整天的東奔西跑的，忙着這個，又忙着那個，總是抽不出工夫兒來。

大媽 那是嘍，像你這樣能幹的人，怎麼還有工夫兒停歇？

大嬸 不瞞你說，大媽，近來因為幾門親事，真把我這兩隻老腿都跑短了。

大媽 那有什麼關係？有本領，多替人做好事，名聲響亮就得哩。

大嬸 算得什麼。嗯，蕭大爺怎麼樣啦？

大媽 他一早就到方大夫那邊看傷去了，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大嬸 怎麼？是他一個人去的嗎？

大媽 不，他一個人那兒還能走，是我阿清攙他去的。唉，大嬸兒，你真不知道多

末悽慘呢！

大嬸 是的！我當時聽到也嚇得跳起來。那天，我從前村陳先生家裏吃過飯回到半路的時候就碰見李順子，他說日本鬼子的飛機在鎮上丟了炸彈，炸死一百多人，上村的蕭忠義大爺也給炸去了一隻胳膊，又炸傷了腿和炸傷了面孔，什麼什麼。唉，大媽，我當時真是嚇得連心肝都翻倒過來。直至我回到家裏的時候老是全身發抖。那天我心裏足足想了一夜，我想：唉，蕭大媽這下又夠受苦啦，兒子整天要到鄉公所去練操，兒媳婦又一攔再攔，直到現在都還沒

婆過門來，這樣大的家門，偏偏又遇到這樣的災難，叫他一個女人怎麼辦呢？唉，本來那第二天早上，我就想來看看蕭大爺的了，可是左牽右扯，真是趕得連母雞都沒有法兒下蛋。所以就一直弄到今天才來。

大媽 真是謝謝你，大嬸兒。託上天的福，他現在總還算保全了一條老命。（一邊在盆子裏洗衣裳）

大嬸 唉，真是，日本鬼子這樣沒有良心，總歸是有報應的。

大媽（檢起剛才的血衣給她看）可不是，你還沒有看見他那天身上脫下來的衣裳呢，哪，你看，上身下身，全都給血染透了。這左邊的袖子連手帶袖都給炸跑了。

大嬸（安慰地）真是，唉，您也別太難過了，大媽，俗話說得好：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只望蕭大爺的傷口能夠快快地好起來就什麼都好了。

大媽 話說得是，大嬸兒，萬一他爹有個三長兩短，那就什麼都完了。我家阿清雖

說已經二十三歲了，可是沒有膽量，家裏的一切事情都還要他爹來經手。再說，我家裏的那股老脾氣你也是知道的，雖說是已經上了五十多歲的人了，可是火氣還是很重，他說要怎麼着就得怎麼着。他的事情是沒有得說的。

大媽 這也怪不得，要不是這樣還能算得好漢嗎？像蕭大爺那樣正直剛強的氣概，方圓幾十里地方那一個不知道？

大媽 是的，想起二三十年前，我初到他家裏的時候，他真是個英雄好漢。所有上隣下舍，男女老少，誰都說他的好話，不論怎樣貧賤卑下的人他都肯幫忙。講義氣，重朋友，大家都樂得和他交遊。（一邊在籬笆上晾衣裳）

大媽 其實就現在的蕭大爺也未嘗不是一樣，就拿你尙清這門親事來說吧，要不是有蕭忠義這樣響亮的名聲，老實說，他們何家也就瞧不起咯，你說是不是，大媽？這個又老又硬的招牌誰不想貪呀？

大媽 （沉痛地搖了搖頭）唉，現在到底不比從前了。前幾天他那給炸彈炸的傷口痛

得沒有辦法的時候，他自個兒也在說——要是在從前誰敢給我這樣大的苦頭吃？別說是炸掉我一隻胳膊，就是動了我一根頭髮，我也要同他拚命！話真是不錯，大孀兒，從前雖說也有兇惡的官府衙門，可是那會有現在的日本鬼子這樣狠心哪！

大孀 是呀，日本鬼子這樣狠心，將來一定沒有好死的。你們現在只要趕快把媳婦娶回來，幫忙料理家務，把大老爺的病早日治好，一家子人口齊全，安安穩穩地過下去，將來你們蕭家就後福無量了，

大媽 是的，想是我也這樣想，可是……

大孀 我告訴你呀，大媽，不瞞你說，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老留在那裏，他們娘家自己也不放心哪。

大媽 不錯，我看待會兒等他們爹兒倆回來的時候我再跟他爹商量商量吧。反正現在不比從前了，什麼事都可以隨便一點，簡簡單單選定一個日子把人娶過門

來就算了。

大媽 對呀，我看你就這麼辦吧。

大媽 好的，好的。

大媽 真是，只要六禮一通，喜事馬上就可以臨門。不用十個月包您抱一個又白又胖的孫子哪……哈哈哈哈哈。

大媽 哈哈。

（朱四爺保長從籬笆外進來。）

四爺 蕭大媽。

大媽 嗚，是的，朱四爺，今天刮了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請坐。

大媽 像朱四爺這樣的紅人，起碼也得要西北風才吹得動呀。

四爺 那裏話？怎麼你也在這裏，張大媽兒？

大媽 我嗎？還不是替人做事，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朱四爺，不久你就有喜酒可吃

了。

四爺 怎麼？又做了大媒人啦？

大媽 可不是，到那時候你可別忘記我張大媽這兩隻老腿啊。

四爺 真有這樣的好事嗎？那我就等着來吃喜酒得了。不過閑話少說，蕭大媽，我今天是有公事來的。

大媽 什麼公事，朱四爺？

四爺 你的兒子到那裏去啦？

大媽 他搵他爸爸去看傷去了還沒有回來。有什麼事，朱四爺？

四爺 剛才上頭來了命令，叫我們這一條村要派一隊壯丁去出發。

大媽 (一驚) 怎麼，出發？現在就要派去打仗了嗎？朱四爺？

四爺 是的，限今天十二點鐘就出發。

大媽 哎呀，那怎麼辦呢？朱四爺，我家阿清也要去嗎？

四爺 當然哪。你們娘兒們不知道，現在我們天天同日本鬼子打仗，一天不知要死多少人哪。火線上的大兵天天這樣死下去，要是沒有壯丁去填補，可以打得勝仗嗎？

大媽 朱四爺，你不知道，我家裏自從他爹被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之後，弄得七上八落，好像脫了樞回水車一樣，一點兒辦法都沒有，將來能不能醫好也沒有把握。現在叫我兒子又去打仗，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叫我這個老太婆怎麼辦呢？

四爺 這我也沒有辦法呀！

大媽 不瞞你說，朱四爺，張大媽今天還特爲來說我兒子的婚事來的呢？

大媽 是的，朱四爺，人家正要打算作喜事，怎麼好去打仗？

大媽 對呀，四爺，你看怎麼辦呢？

大媽 不用着急。朱四爺自有辦法。

四爺 我能有什麼辦法？

大媽 只要四爺肯幫忙，月亮也可以拿下來當鏡子照，這一點點兒小事，怎麼能說沒有辦法。

四爺 哼哼，這不是一張嘴可以做到的。

大媽 哎呀，那怎麼好呢？四爺。

大媽 你別急呀，大媽，只要你把這個東西（作個錢的手勢。）拿出來，什麼事朱四爺都會給你想辦法。

四爺 張大媽兒，別只顧嘴說，王法在人家手裏，難道我能夠得錢賣放嗎？

大媽 我知道王法是在上頭手裏，但是有朱四爺這樣響亮的名聲，還有什麼路子走不通的呢？

四爺 哼哼，這年頭兒可很難說。

大媽 四爺，這無論如何都得請你幫忙。

四爺 自然哪，能夠做得到的事情，我總可以盡量給你們幫忙的，不過這次的事情我實在沒有辦法。

大媽 好了，四爺，現在別的話也不必多說了，總之一句話，請你老多費點心思，派過另外一個人去就得了。

四爺 這我可不能……

大媽 有什麼不能呢。事情辦妥之後嚟，叫蕭大媽多孝敬孝敬四爺就是了。

四爺 我實在不能……

大媽 你就別推辭了吧，四爺，沾了你四爺的恩德，將來還會忘記嗎？我看事情就照前次趙大叔的大少爺那樣辦好了——叫蕭大媽進去把箱子裏的洋錢拿出來，請四爺去隨便找個人馬馬虎虎補上一個名就算了。

四爺 ……這個，我真……

大媽 四爺……

大媽 得了，朱四爺，多勞你操心，將來辦喜事的時候，還要請您坐上席呢。大媽，你趕快去拿出五十塊錢來吧，現在時候兒也不早了，四爺去找代替的人也還要好一會兒工夫呢。

大媽 五十塊？

大媽 是的，五十塊錢。

四爺 哼哼，這年頭兒五十塊錢也很難買到人去呢。

大媽 哎呀，蕭大媽，你就別吝嗇這一點點兒小節了吧。箱子裏有的是錢，何必計較呢。去，去，去。（把蕭大媽推進去。）

四爺 （一邊在後面叫）嗯，五十塊錢我真辦不了……

大媽 四爺，算了，只要你說一聲，誰敢不聽，就拿橋頭小店裏那班煙鬼來說吧，有你朱四爺出面拿十來塊錢去叫一個人，那一個不搶着要去？

四爺 這你不能那麼說。現在誰還不知道去上火線要拿命來賭注的？而且一次再次

的買了那些老弱殘兵去代替，萬一給上頭知道可不得了呀。

大嬸 唔……山高皇帝遠，上頭那裏管得了這麼許多？好了，再別談這些了，四爺，還是談談別的事情吧。像你這樣吃公事飯的忙人，真難得有運氣跟你碰在
一道呢。

四爺 有什麼可談的？

大嬸 朱太太近來怎麼樣呀？哦，我想起來了，您那第三個少爺不是還沒有定親嗎？
怎麼？我來給們做一個媒吧？

四爺 哼，像這樣的年頭兒那裏還管得了這些。

大嬸 那裏話？在你什麼時候也是一樣的。

（蕭大媽拿到錢出來）

大嬸 哦，來了，蕭大媽的錢拿來了。

大媽 不過這裏……這裏只有……

大嬸 有多少？

大媽 四十塊。

大嬸 啊，四十塊？朱四爺……

四爺 告訴你我沒有辦法，張大嬸兒。

大嬸 怎麼，大媽，一下子湊不夠嗎？

大媽 是湊不夠，大嬸兒。前回他爸爸去糶了十來担米，一共有六七十塊錢，本來是預備過些時候給我阿清娶親用的。但是這兩天給他爹去治傷，買藥，弄這個，又弄那個，一下子就花去幾十塊，目前真是沒有辦法。

大嬸 那麼，四爺，我看你先把這四十塊錢收起來吧。

四爺 我不能，張大嬸，

大媽 哎呀，請你多幫一點兒忙就是了（把錢送過去）收起來吧，收起來吧。

四爺（初不肯領）不，不……

大嬸 領起來，領起來。

四爺 不能，不能，四十塊錢叫我怎麼去辦呢？

大嬸 你放心吧，四爺，那十塊錢回頭就給你送上，（把錢塞到他手裏去）收起來吧，收起來吧。

四爺 （一面收錢，一面嘴裏說）不，不，我真不能……

大嬸 是了，是了，總得請四爺多多幫忙，那十塊錢回頭肅大爺回來，馬上就可以送上給你的。

四爺 唉，這事情我實在難辦……（數着手裏的錢）這裏是四十塊吧？

大嬸 不錯，我已經數過了，一個都不少。（回頭向大媽）大媽，回頭大爺回來的時候，那十塊錢可以給四爺吧？

大媽 這要等他們爺兒倆回來之後才曉得，要是帶去看病的錢沒有用完，還有得剩的話是準可以的。

大嬸 那好了，四爺，您就勞駕在這兒多待一會兒吧！

四爺 不，我現在忙得很，那兒有工夫待？我還得去告訴前村的幾家人家呢。

大嬸 那麼……

大媽 那怎麼辦呢？

四爺 (停一會兒)我看，我就回頭再來吧。

大嬸 對了，對了，回頭再來吧，反正多勞您費心就是了。

大媽 真感謝四爺……

四爺 不過，你可要當心，回頭你的兒子回來的時候，你趕快叫他到外頭去躲避一下，或者在裏面找個地方藏起來，壯丁隊還沒有出發之前千萬不要跑出來。

因為說不定停會兒李教官要我領他來搜查一趟的。如果真的他跟我到這兒來搜查的時候，你就說你的兒子昨天晚上就沒有在家裏睡覺，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就得了。別的不必多說，同時也告訴你蕭大爺不用擔心，反正我陪教

官來不過是做個幌子，騙騙上頭吧了。

大媽 是的，是的。

大媽 嗯，對了，這可要當心，別露出馬腳來，連累到朱四爺。

大媽 曉得，曉得。

四爺 好，那麼我去了，回頭見。

大媽 回頭見，四爺，

大媽 謝謝你，四爺，回頭見。

四爺 回頭見，回頭見。(下)。

大媽 好走，四爺。

大媽 難爲你，四爺。哦，大媽，現在可萬事順序了。

大媽 謝謝你，大媽兒。

大媽 不瞞你說，大媽，你們這次用五十塊錢買脫這個差事，已經算是頂便宜的了。

。聽說外間還有人用了兩三百塊錢的呢。

大媽 是嗎？

大媽 可不是，不過他看我張大媽在這兒，他也知道不能隨便亂敲竹槓的，要不然哪，哼……你知道嗎？那次他同王小妹的事……（兩人耳語，忽然大笑）噫，嘿嘿（蕭尚清攙着蕭忠義進來。蕭忠義用紗布包頭，只露出一個面部，左臂因被飛機炸掉，所以左邊的袖筒也是空的）

尚清（還在籬笆門口就喊了。）媽媽。

大媽 哎。哦，他們回來了。

大媽 真是。哦，蕭大爺，尚清，你們回來啦？

尚清 是，張大媽兒。

忠義 呵，張大媽來了嗎？

大媽 是呀。聽說您老人家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了身體，老早就想來問候您了，

可是總沒有工夫兒來，現在怎麼樣了？好些了吧？

忠義 唔，好，好，現在總還算沒有斷氣。唉，張大孀，我生來五十六歲了。這還算是頭一次吃了日本鬼子的虧。（咳嗽起來）他媽的……

大孀 真是……

大媽 怎麼？你就在這兒坐下來曬曬太陽？還是進屋裏去躺一躺？

忠義 不，我不在這兒坐，隨便說兩句話我就進裏面去躺一躺。

大孀 那麼你就請進去躺一躺吧，大爺，不必客氣。

忠義 不要緊，反正我這兩條腿，還沒有斷掉，他媽的，這隻胳膊可就去了。

唉……

大孀 大爺，你心裏也別那個了。現在只要託老天爺的福能夠快快地好起來就好了。剛才我才跟大媽說，日本鬼子這樣的兇惡，將來總歸沒有好死的。

忠義 唔，這種仇恨，我真死都不會忘記的，要是我這條老命還能夠活下去的話，

雖然我就剩這隻手，我也要同日本鬼子拚命！（又咳嗽）

大媽 恐怕在路上吹了風了，先進裏面去輸一輸吧。

大媽 對了，大爺，進去歇一歇吧，萬一着了涼，傷起風來就更麻煩了。

忠義 好的，那麼你就留在這兒，待會兒咱們再談吧。

大媽 你先進去吧，說話的日子多着呢（扶他進去）

尙清 媽，我一個人扶得了。（把手裏的藥包給她）你拿着這個吧。（攙蕭忠義進去。）

大媽 這是什麼？藥嗎？

尙清 是的。

（蕭大媽跟着他們行將進屋的時候張大嬸輕輕地從後面把她叫回來）

大嬸 你趕快叫你尙清藏起來呀，時候兒不早了，也許一會兒朱四爺他們就要來了

大媽 是的，是的。（趕快往裏面走，忽又回過頭來）哦，大嬸兒，你想叫他藏在什麼地方好呢？

大嬸 這個我看，就讓他藏在你那灶坑後面的稻草棚裏好了，反正時候兒不長，一等壯丁隊出發之後就可以出來的。

大媽 對了，我想也是藏在自個兒屋裏好，如果躲到外面去給人家看見反而不好，大嬸 那自然咯。

尙清 （站在門口喊）媽媽，藥給我。

大媽 好的，呵，阿清，你來。

尙清 什麼事，媽？

大媽 孩子，你爸爸的藥我來給他弄，你快到稻草棚裏去躲起來。

尙清 （莫明地）幹什麼，媽？

大媽 剛才朱保長來過，說壯丁隊今天十二點鐘要出發了。

尙清 是嗎？

大媽 是的，不過不要緊，我同你媽媽早就替你想好辦法了。尙清，你去藏起來吧，不要怕，不久就要做新姑爺的人怎麼還好去打仗呢？

大媽 是的，多謝張大婦兒，剛才朱保長來的時候我們已經給他說好了，給他五十塊錢，請他去想個辦法免掉。不過待會兒朱保長還要領教官來查一查，做個幌子，所以你要趕快藏起來，別給教官看見。

尙清 媽媽，這個……

大媽 別多說了，你快去吧。（推他走）

尙清 不行的，媽。回頭爸爸知道了怎麼樣呢？

大媽 你爸爸讓他睡在屋子裏，先別給他知道，反正朱保長是開通的人，他不會把教官領進屋子裏去的。

尙清 （遲疑地）這個無論如何……

大孀 哎喲，大少爺，讓我說句不好聽的話，你真是太沒有丈夫氣了。什麼事得果

斷一點，像你這樣，將來娶了新媳婦兒可怎麼辦？你還不知道，剛才我跟你媽媽把你娶親的事情全都談得妥妥當當了。過些時候，新媳婦兒一進門，還有誰比你更快活的呢？

尙清 我不是說這個，張大孀……

大孀 去吧。（推）

大媽 去呀，別再三心二意了，到草棚裏去，坐在草堆裏，不要響。

尙清 （無可奈何地）那麼爸爸的药你去給他弄。（轉身將下）

大媽 （叫他回來）喂，差點兒我又忘了，你身上還剩的有錢沒有？

尙清 錢？那兒還有？剛才還欠了三塊多藥錢說好他下午叫人來拿呢。

大媽 喲，那怎麼辦？

大孀 你們另外沒有了嗎？

大媽 眼前那兒有？

尙清 要錢幹嗎？

大媽 我剛才不是說過要送五十塊錢給朱四爺保長，請他免掉你的差事嗎？家裏剩下的四十塊錢我都拿給他去了，還差十塊錢，說好回頭就給他……

尙清 怎麼？家裏的錢都給了他啦？

大媽 是呀。

尙清 哦，這事情待會兒爸爸知道的時候不是要……

大媽 爸爸要怎麼樣？人要緊？還是錢要緊？爸爸不會怎麼的。唉呀，別就誤工夫了，趕快去藏起來吧。性命要緊。目前沒有錢就過兩天給他，難道蕭忠義大爺還少得了他十塊錢嗎？（把他推進去）去吧，去吧。（尙清下）

大媽 （在背後加上一句）沒有叫到你別出來呀，孩子。

大媽 不要緊的，大媽，錢出去了還怕什麼？

大媽 是的，大孀兒，那麼你在這兒少待一會兒，我先進去把老頭子安置一下，馬上就來。

大孀 好的，好的。

大媽 你坐吧。（回頭將下）

大孀 不用客氣了。

（朱四爺保長領着李教官出現在籬笆門口，叫）

四爺 蕭尙清！

大媽 （慌張的回轉身來。）誰……誰呀？

大孀 （搶上說）尙清還沒有回來，朱保長……

四爺 還沒有回來？到底到那裏去啦？

大媽 不知道，四爺……啊，朱保長。

大孀 昨天出去一直沒有回來。晚上也沒有在家睡覺。

四爺 混帳？到那兒去，沒有告訴你們嗎？

大媽 沒有，朱保長。

大嬸 人長樹大了，做父母的也實在沒有辦法呀。

四爺 你們完全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嗎？

大嬸 不知道。

大媽 不知道。

四爺 (向李教官) 這怎麼辦呢，李教官？

教官 這還得了，一個不在家，兩個不在家，那公事還要辦嗎？

四爺 真是！

教官 他父親在家嗎？你們的男人呢？

大媽 我當家的在裏面，老總，他自從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傷之後就一直躺在床上

到現在還不能起來。

四爺 真是豈有此理！那麼，李教官，現在時候也不早了，我看我們就趕快到前村去把其他的人集合起來再說吧？

教官 不行，辦公事能這樣糊塗嗎？一個逃走，兩個逃走，那國家拿出錢來訓練壯丁是幹嗎的？

四爺 是的，這班無知識的人，不知大義，真該死！不過，李教官，現在事已如此也無可奈何，我想還是先把其他的人集合起來看看，要是人數只差一兩個的話，就另外想辦法找一兩個人去好了。

教官 那不成，這担子你能挑得起嗎？

四爺 也不能說挑得起挑不起，總怪我做了這個保長倒霉就是了。上一次逃掉許多還不是由我自個兒掬荷包請人去填補的嗎？

教官 你別再提起上次的事情了，去了五百人，還沒上船就逃走了三百多，差點兒闖出禍來了。你曉得嗎？（想往裏面走）不成，他的父親在那兒？

大媽 (阻止他) 哎呀，老總，請你別……

大嬸 他傷得很重呢……

教官 那怎末辦？你們得交出人來呀？

大嬸 他不在家。

教官 不在家？到那裏去了，你得說出來呀！你是他的母親嗎？

大嬸 不，是她。

大媽 是我，我是他的母親，老總。

教官 你是他的母親，那麼你應該把你的兒子在什麼地方說出來呀！

大媽 我實在不知道。

教官 不知道？好，不知道。那我跟你的男人去說去。(往屋裏走。)

大媽 哎喲，老總，你不能進去……

教官 怎麼？怎麼不能進去？你的兒子躲在裏邊是不是？那我偏要進去？

大媽 (拚命地拉住他。) 不是的，不是的。

大媽 不是他兒子藏在裏面，是怕您老驚動了她的老太爺。

教官 不成，我非進去搜查不可！(往裏衝)

大媽 (也幫着拉) 老總，不能去，她老太爺傷得很重呢。

大媽 求您行行好吧，老總。(向朱四爺) 哎呀，四爺，怎麼辦呢？……

四爺 李教官，她的男人的確傷得很重，我看就……

教官 就什麼？就讓他不去算了，是不是？怪不得你這一保的壯丁弄得這樣糊塗！

(剛巧蕭忠義靜悄悄地出現在門口)

忠義 你們吵什麼呀？哦，四爺，什麼事？

四爺 哦，大爺……

大媽 喲，你爲什麼要跑出來，裏面躺着不好嗎？

教官 唔，這位就是蕭尙清的父親嗎？

忠義 是的，老總，尙清是我的小孩子。

教官 那好極了，我問你，你的兒子呢？

大媽 我已經說過了，他昨天……

忠義 娘兒們別多嘴！怎麼？老總，找我的小孩子有什麼事情嗎？

教官 上頭下了命令，叫你們這一條村今天要去三十名壯丁，十二點鐘就要出發了……

忠義 哦，出發了嗎？是的，是的。

教官 可是我們來找你的兒子，他却不在。

忠義 不在？在的，老總，我的孩子在這兒，他剛扶我回來的。啊，阿清他媽，阿清在那兒呀？

大媽 你別睡得糊裏糊塗，兒子昨天晚上就沒有回家睡覺了，你還不知道呢。

忠義 你這是什麼話？你爲什麼要撒這個謊？啊！你當這位老總是什麼人哪？

大媽 蕭大爺，你還是進裏邊去歇一歇吧。這裏的事情有大媽來招呼得了。

教官（向張大媽）你少開口！現在你們的詭計我都明白了，好，老伯，你的兒子在那裏，請你把他叫出來。

忠義 是的，老總（向其妻）去，阿清在那裏？叫他來！

大媽 你自己別胡說八道，人家從昨天到現在就沒有回來過，誰曉得他在那兒呀。

忠義 你胡說，你別裝傻！

大媽 你知道他在那兒，你就自己找去，我管不着。（轉身往裏面去。）

忠義 媽的，你不去找，你滾到那兒去？（想提起拐杖去打她，不料身體一歪，幾乎要倒下來。張大媽，和李教官順手扶着他。）

大媽 哎喲，哎喲，當心點兒呀，蕭大爺。

忠義 他媽的，我揍死你……瞧着吧……你……你……

教官 老伯，你慢點兒。

忠義 哦，哦，你……你……想不到你這老太婆也來撒謊啦！媽的，好好凶孩子，你爲什麼要慫恿他……好，老總，你等一等，我自自辦法叫他出來……

四爺 李教官，那麼，我們先到前村去，回頭再來吧。

教官 先去前村，（看了看錶）好的，現在時候也不早了，那麼我們先到那邊去，回頭再來。老伯，請你把你的兒子找出來，在這兒等着。

忠義 是，是。你放心吧，老總，你看我這隻胳膊得了，講到打日本鬼子的事情，我蕭忠義不會落在人後頭的。

教官 是的，老伯。大家都曉得，我們這次是同日本鬼子打仗，要是我們大家不同心合力來把日本鬼子打跑，我們是沒有好日子過的。所以現在我們全國的壯丁都得起來幫忙政府軍隊去打仗，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趕走才能過太平日子。（忠義唯唯點頭）因爲近來有許多壯丁逃跑，所以今天區長特別派我來查的。老伯，再會。

四爺 好，我們走吧……回頭要是李教官沒有空，我就自個兒來。

教官（兩人談着下）不，我來。

大媽 蕭大爺，你在這椅子上坐下來，慢慢的聽我說，你還不知道這裏邊的底細呢。
忠義 什麼底細不底細？

大媽（慢慢地走近來）什麼事情總不問問清楚，只顧你自個兒一張嘴嚷，難道孩子的性命你一點兒也不管嗎？

大媽 好了，你也別說了。（向忠義）讓我來告訴你吧，大爺，剛才我一來就跟大媽講了：現在大爺傷得這麼厲害，家裏人手少，事務多，總不能不想個辦法啊！何家訂的那門親事嘛，又老是催得緊，所以我就說，要是把媳婦兒過門來的話，一來妙娘家既可以放心，二來你老人家裏又可以多一個人幫手，這不是兩得其便嗎？所以我剛才就跟大媽說，無論如何都要叫尚清少爺留在家裏，快把媳婦兒娶回來要緊……

忠義 可是公家的差事可以這樣隨便的嗎？

大婦 喲，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告訴你……

忠義 你別說得這樣容易，張大婦。我蕭忠義不能像別人那樣隨便丟人的。

大婦 這怎麼能說丟人？你看看，現在上隣下舍，那一家人家不是……

忠義 好了，張大婦，別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我告訴你，我蕭忠義不做丟人的

事的！你知道不知道我這隻手是誰給弄掉的？

大婦 不過，蕭大爺……

忠義 什麼不過？爽爽直直的說一句，就是你想快一點得到那包媒人錢就是了。

大婦 哎喲，大爺，這你不能把我的好心眼兒當作歹心腸呀！

忠義 得了，我知道了，你就別再說了吧！

大婦 好，好，我不說，我不說，那我就走了。

忠義 你要走，就走吧，我也不來留你。誰還不知道你是靠你那張花言巧語的嘴巴

過活的。

大媽 哎喲，蕭大爺，你不高興，我走就是了，你又何必說這些難聽的話呢？

大媽 怎麼？阿清他爹，你爲什麼要好好的得罪張大媽兒呢？……（向張）大媽兒，

他的老脾氣你是知道的，別去聽他，進裏面坐坐吧。

大媽 不，不，算了，我回去了，以後再說吧。（下）

大媽 （追着她說）哦，不好，不好，這……這……

忠義 王八蛋，賤東西！兒子在那裏？你快給我去找來！

大媽 別只顧發脾氣了吧，老爺子，你真不想兒子的命了嗎？

忠義 不用多嘴，快去。

大媽 自個兒也不想想，到了什麼年紀了，你難道不想留你蕭家的後了嗎？

忠義 對，你會說話，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我們蕭家祖宗八代的臉都給你一下子丟光

咯？偷生怕死，臨陣脫逃，我姓蕭的從來不做這種不要臉的事。

大媽
……

忠義 我要你去把兒子找來，你聽見沒有？

大媽 ……我……我。不知道

忠義 好，……好，你不知道……你這賤貨！不要臉的東西，（提起拐杖要打她）我
揍死你！

（蕭尙清突然跑出來拉着他的父親）

尙清 ……爸爸，爸爸……你放下，我來了，我來了，請你放下……

忠義 哦，你……你這蠢種，你躲到那裏去來？你還不爭氣的東西

尙清 爸爸……

忠義 你快去收拾好你自己的包袱，回頭跟教官一道去！

尙清 爸爸……

忠義 你聽見沒有？

尙清 爸爸，剛才媽媽已經給……

忠義 給，給什麼？已經給你訂好親了是不是？

尙清 請你不要生氣……爸爸……

大媽 得啦，你爺，請你饒了他，讓他走開吧。

忠義 閉上你的嘴。（眼瞪着尙清）。你知道不知道老子這隻手是給誰弄掉的？哼，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竟敢這樣！

尙清 爸爸……

忠義 你不去？

尙清 爸爸，媽媽剛才……

忠義 不用多說，你不去？

尙清 爸爸……

忠義（怒極）你不要叫我爸爸，我沒有這樣不爭氣的兒子！

尙清 爸爸。

忠義 好，我就讓你們去享福吧。（把頭上包着傷口的紗布拉下來，往地上一擲）你不去，我去，我去……

尙清 （跳起來）爸爸，您……（回頭看了看大媽）媽媽。

大媽 你到底怎麼啦？阿清他爹！

忠義 我去，我蕭忠義不能丟這個臉！

尙清 （跪下去，拉着忠義）爸爸。

忠義 （把他推開）滾開！偷生怕死的孬種

尙清 我去了，請你饒了我吧。爸爸……

大媽 這你不能怪他，阿清他爹。我現在老老實實的告訴你吧，朱保長事先一個人來過一次，我已經給他說妥了——送他五十塊錢，叫他隨便找個人去補空……就是因為這樣，兒子才躲起來的。

忠義 怎麼？送朱保長五十塊錢？

大媽 是的，已經拿去四十塊了，還差十塊回頭來拿。

忠義 哦，朱阿四這小子居然吃到我身上來啦？好，等着瞧吧。

大媽 別的回頭再說，先讓他走開吧。

忠義 不，不能走開。

尚清 不走開，不走開，爸爸，我不走開了；我進去收拾東西，回頭跟教官一道去

。(下)

大媽 這怎麼得了……阿清……

(蕭大媽剛要要跟進去，教官跟朱保長又從左邊上。)

四爺 蕭大媽，你們的兒子有消息嗎？

忠義 哦，朱四爺，勞你操心，我的孩子並沒有出去，就在家裏。老總，請你少等

一會兒，我的孩子馬上就來了。

教官 啊，那好極了。

四爺 (意外地) 怎麼？在家嗎？

忠義 在家。朱四爺，想不到你居然打起我的主意來了。

四爺 (假裝地) 怎麼？蕭大媽，這是怎麼回事呀？

大媽 四爺……

忠義 你不用裝蒜了，朱阿四，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一個人要壽長才吃得飯多。

四爺 我真是莫明其妙。

忠義 你真是莫明其妙。哼，你要知道從前我跟你的父親還是共過患難來的！你現

在這樣貪財舞弊，你能對得住你那位睡在棺材裏的爸爸嗎？

四爺 蕭大爺，話得說明白一點兒，別只顧發脾氣。

忠義 我明白得很！老總，得錢賣放，敲詐小民的人應該怎樣處置？請你說一句公

道話。

教官 我還不明白你的意思，老伯。

忠義 剛才這位朱保長得了我家裏五十塊錢，叫我的兒子藏起來，讓他用十來塊錢去另外找一個人填補……

四爺 你別冤枉人，蕭大爺。

忠義 有我的女人作證。（朱四爺和蕭大媽對看了一眼）

教官 （恍然大悟）原來這樣？朱保長，怪不得跑到這家說不在家，跑到那家也說不在家，原來我今天還做了一次傻瓜，給你蒙在鼓裏哪。

四爺 李教官，他簡直胡說八道！

教官 證人在這兒，還有什麼胡說八道。好，對不起，請你跟我上區裏說吧。

四爺 李教官，你是個明白人，俗語說得好：「得過且過」，大家都是辦公事，請你幫幫忙，我下次當心就是了。

教官 你的話不錯，大家都是辦公事，所以公事得公辦，你跟我上區裏去！（蕭尙

清拿着包袱從裏面出來)好，他來了，我們走吧。

四爺 哦，李教官，請得幫幫忙……

教官 (拉着他的領子)走！(回頭向尙清)蕭尙清跟我來(下)

尙清 (回頭向他的父親告別)爸爸……我去了……

忠義 孩子……你去吧，爲國家出力是應該的，家裏的事情你不用擔心……等你打仗回來時，我一切都給你預備好……你要記住，你爸爸這隻手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掉的……要是我的傷能好，我會跟着你們到前綫來替我自己報仇……要是不能好，你要一生記住爲你爸爸報仇！

尙清 爸爸……

忠義 去吧，孩子。

尙清 媽，(轉身伏到蕭大媽身上去)……

大媽 孩子……(哭)唔……

(左邊遠處傳來集隊的號聲)。

尙清

媽媽……我去了。……爸爸，你老人家要保重，保重……(回頭向左邊去)。

忠義

你放心，孩子，快去吧……(慈祥地望着他的背影)。

忠義
大媽

(眺望着)孩子……老天爺保佑你們快點兒打勝仗回來。

(外面有進行號聲。)

——幕徐閉——

我們的空軍

舒非

時間 一九三八年春天

地點 漢口的近郊

人物 張嘉麟——四十來歲，工廠主人

李叔英——三十來歲，他的妻子

張慧貞——十四歲左右，他的女兒

張樹榮——十三歲，他們的兒子

空軍甲——飛行員

空軍乙——小隊長

新聞記者

陸媽——女僕

佈景 一個講究的客廳，有兩個門，一個是通院子出外面的，一個是通走廊的。另外有個大窗，配有漂亮的窗簾，從這個窗口望出去，可以瞧見天空，也可以看見寬大的草地。在草地的那一邊，便是這家主人所開的工廠。廳子裏有沙發，圓枱，靠椅，和花瓶等具。總之，和其他闊人的家庭一樣，凡是能使主人舒適的東西都應有盡有，而且一切東西都表現着主人的身份。

幕啓時，正是上午十時左右，陽光從窗外爬了進來，顯得異常親熱；春風在懶洋洋的逗着窗簾。慧貞和樹榮姊弟倆手裏各拿着一個玩具——飛機在游玩，一邊用手擎着飛機在作翱翔狀，一邊用嘴在唱着青年航空員歌——

慧貞
樹榮

（合唱）

你看，戰鬪機飛在太陽光下，

你聽馬達高唱着走進雲霞；
它輕輕的旋飛又抬頭向上，
向上排成隊用力飛，用力飛！

你聽馬達悲壯的唱着向前，
它載負着青年的航空隊員；
它載負着青年的航空隊員，
青年的航空員！

你……：

嘉麟（嘴裏含着雪茄從裏面叫着出來）叔英，叔英，……（向慧貞）慧貞，你媽
呢？

慧貞 不知道，爸爸。

嘉麟 到那兒去啦？去問問陸媽看。

慧貞 陸媽也到外面草地上弄東西去了。爸爸，你叫媽幹嗎？

嘉麟 我有事情，你去找找看。

慧貞 唔，（跑向外門口往外喊）媽媽……媽媽，（叔英在外面答應，回頭向嘉麟）爸

爸，媽媽在花園裏，她就來了。

嘉麟 唔，（看見樹榮還在玩着）好啦，樹榮，坐下來寫寫字吧，玩了半天還不夠嗎？

樹榮 我不。

嘉麟 煩死了，一天到晚在這裏哇啦哇啦的鬧。

樹榮 爸爸，方才姐姐說她長大了要去開飛機呢。

嘉麟 （看了慧貞一眼，有意逗她玩）得了，開飛機，把自己的臉洗得乾淨一點吧。

慧貞 (有點兒難爲情) 咳……

樹榮 嗯，是嗎？那裏有女人開飛機的？爸爸，沒有女人開飛機的啊。

慧貞 怎麼沒有呀？上次在畫報上不是看見有許多女人開飛機的照片嗎？

嘉麟 那是在外國呀，傻丫頭！

慧貞 外國中國不是一樣嗎？外國女人既然可以開飛機，中國女人當然也可以開飛機啦。

嘉麟 唔，你這道理說得不錯，要是什麼事情都能夠像你所說的一樣就好了，我們也用不着天天跑到防空壕裏去躲東洋飛機了。

叔英 (手裏拿着一把剪刀和一枝桃花進來) 怎麼？躲東洋飛機？

嘉麟 不是叫你躲東洋飛機，叫你有事，你在外面幹嗎？

叔英 花園裏的花樹都長了很長的芽了，我拿剪刀去剪了一些枯枝子。哪，桃花也開了。

陸媽 (從裏面出來) 老爺，電話。

嘉麟 好，(邊走邊說) 那裏打來的？

陸媽 漢口司令部請李先生打來的。(跟着下)

樹榮 (過去拿) 呵，媽媽，桃花給我，桃花給我。

叔英 給你幹嗎？給你……

樹榮 給我玩兒。

叔英 給你玩，一下子給糟蹋了，擺在花瓶裏多好呀。慧貞，拿去插起來。

慧貞 好的，媽媽，給我，給我插起來。

樹榮 (撒嬌地) 唔，媽媽，我要呵……

叔英 你要幹嗎？你不是有飛機了嗎？你的飛機呢？

樹榮 我的飛機壞了，哪，你看，這個翅膀給碰壞了。

叔英 跌壞了？誰叫你不當心？什麼東西到了你手裏一下子也就壞啦。

樹榮 是姐姐的飛機給碰壞了的。

慧貞 喲喲，又來賴人家了，是你自己的飛機先碰上來的嘛。

樹榮 不是，是你的先碰我的。

慧貞 你的先碰我的。

樹榮 唔，不是啊，媽媽，是她的先碰我的啊！（少停）噯，媽媽，姐姐方才說她長

大了要去開飛機呢。

叔英 她有本領讓她開去好了，誰管她。

樹榮 可是爸爸方才說過女人不能開飛機的。

叔英 爲什麼不能開？

樹榮 是的，爸爸說不能開。

慧貞 爸爸是信口說的。媽媽，上次在畫報上我們不是看見有女人開飛機的像片嗎

，噫？……

樹榮 那是外國的女人，爸爸說過了，外國女人才可以，中國女人不可以的。媽媽

，姐姐不可以，姐姐不可以……

慧貞 唛喲，唛喲，那麼你可以，你可以。

叔英 好了，別鬧了，唉呀，誰可以誰不可以，你們現在爭有什麼用？你要鬧就有飛機給你們鬧啦？

嘉麟 （聽完電話回來）還在這裏飛機飛機幹嗎？得了，別鬧了，叔英，你去把那兩個小箱子裏的票子收拾一下，老李打電話來說馬上又要警報來了。

叔英 馬上會有警報來？

嘉麟 是的，你去收拾一下吧，待會兒要是看到情形不對的時候就一齊帶到防空壕裏去。

叔英 好的。（將下）幾天不來警報，我以爲真的嚇得它不敢來了，沒有想到今天又來呢。

嘉麟 它爲什麼不敢來？天氣這麼好。

叔英 嗯，不是說最近又到了許多俄國飛機嗎？

嘉麟 誰知道是真還是假。其實就是真的也沒有用，中國的空軍根本就一塌糊塗。

叔英 那你不能這麼說。

嘉麟 爲什麼不能呢？你看好咧，東洋飛機沒來之前，就老看見我們的飛機在空中打轉呀，翻跟斗呀，丟圈子呀，玩得好像滿神氣似的，可是等東洋飛機一來的時候我們的飛機就不見了，連影子都找不着了。

叔英 你只站在這個鄉下地方看怎麼曉得呢。人家報紙上是說東洋飛機來的時候，中國的飛機接出很遠的地方去跟它們打的。

嘉麟 話說得好聽，接出去跟他們打，我就不相信那班傢伙敢跟東洋飛機去對打……

叔英 (迅速地)爲什麼不敢？

嘉麟 爲什麼敢？你沒有看見嗎？那班當航空員的都是些公子哥兒，整天的只曉得

穿西裝，吃大菜，玩女人，上跳舞場……

叔英 得了，得了，反正人家跟你無冤無仇，你何必說得這樣一錢不值呢？

嘉麟 本來是這樣嗎？政府裏一天到晚忙着航空公債，航空獎券，左邊要抽錢，右邊要捐款，可是把我們的錢拿去做了些什麼？警報來的時候，我們的工廠照樣要停工，東洋飛機飛到頭上來的時候我們照樣要提心弔胆，生怕它把我們的工廠炸掉，把我們的房子炸毀，把我們全家老小炸死……，我們得到了什麼保障呢？我們得到了什麼利益呢？

叔英 好了，別再跟你提到這個就滿肚牢騷了，其實要買一架飛機也不是容易的事
情。

嘉麟 不是牢騷不牢騷，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班人會弄得好。

叔英 那當然嘍，目前什麼事情還不是一樣，一下子要弄得……

嘉麟

好了，你也別再說了吧。一會兒警報來了，我們又得提心吊膽了，你快去收拾東西呀。反正有你的弟弟在航空署做事總不會壞就是了。

叔英

我可沒有那麼說，啊。（兩人相顧笑了笑，叔英回首叫兒女們）慧貞，樹榮，你們來，別再玩了，快去吃點點心，待會兒警報來了，中飯又要耽擱了……

（他們本來還在玩着飛機，一聽到母親叫喊馬上兩人蜂踊過來）

慧貞
樹榮

啊，我去吃點心呵，我去吃點心呵！

（兩人擁着母親剛走到裏門口，陸媽撞進來。）

陸媽

（惶惑地）太太東洋飛機來了……

叔英

啊？東洋飛機來啦？

陸媽

嗯……

（大家傾耳一聽，果然警報來了）

叔英

真是呢，怎麼事先沒有聽見警報呀？哎喲，那麼現在怎麼辦呢？

嘉麟 趕快到防空壕裏去！到防空壕裏去！

（正想一湧而出）

陸媽 （阻止着）現在東洋飛機已經到了頭上來了，老爺。

嘉麟 啊？已經到了頭上來啦？

陸媽 是的，今天的東洋飛機來得特別快，警報剛響就聽見飛機聲了。

叔英 奇怪，怎麼今天的東洋飛機來得這樣快呢？（轉向嘉麟）嘉麟，那我們還到不

到防空壕裏去呀？

嘉麟 要是來了就別出去，這兒看看再說吧。（一想到工廠又着急起來，一邊說，

一邊從窗口去眺望工廠）不過，工廠裏不知道怎麼樣？煙囪的煙熄了吧……

唉，我打個電話叮囑叮囑他們。（急下，剛到門口又轉過身來）你們別出去，

在這兒待着。（說完即下）

叔英 外面的鐵門有沒有闔上？陸媽。

陸媽 沒有關，太太，我進來剛要拿出地氈去曬的時候警報就來了。

叔英 你躲到屋簷下去看看，能去就趕快去關起來。

陸媽 是，太太。(下)

慧貞 (悄悄地從窗口往天空望着) 咦，媽媽，飛機，飛機，東洋飛機，我看見了。

樹榮 那裏？我要看。媽媽，我要看。

叔英 別吵。(拉着樹榮在窗口探望) 在那兒呀？

慧貞 哪，媽媽，有白雲那邊……九架，九架。

叔英 啊，是的，是的，飛得很高嘛。

樹榮 (叫起來) 咦，我也看見，我也看見……

叔英 (制止) 樹榮，樹榮，告訴你別吵！

樹榮 唔，我要看，我要看。

叔英 你看，你就看得了，爲什麼要吵呢？

樹榮 唔……咦，過來了，過來了。一架，兩架，三架，四架，五架，六架……六

架，媽媽，六架。

慧貞 九架，九架，後面還有三架呢。……啊，後面又六架，哪，哪……啊，不止，不止六架，媽媽，很多很多，數不清了，數不清了……

叔英 嗯，真是，啊，有幾十架嘛。

樹榮 呵，是，很多很多……啊，好看哩。

叔英 還要吵，還要吵，老說不聽！好好的看哪。

（嘉麟打完電話回來）

嘉麟 （焦急地）唉，你們還有心來看呢。我連心都要翻過來了。

叔英 （轉過身來）怎麼樣呀？嘉麟。

嘉麟 （吐了一口氣）唔，我也不知道怎麼樣，現在去了沒有呀？

叔英 沒有。你來看，從來還沒有看見過一下子來這麼多呢。

嘉麟 (勉強地望了望) 在那裏啊？

叔英 (指給他看) 哪，足有三四十架。

樹榮 爸爸，在那邊，在那邊。

嘉麟 呵，是了，是了。媽的，真該死！……哎呀，叔英，他們好像老在我們的工

廠上面繞圈子嘛……糟糕，糟糕，呵，完了！他媽的！我簡直不敢看了，

(翻過身來，又氣又怕的一屁股坐到沙發裏去。)

慧貞 (還是津津有味地在觀望) 那邊又來了，爸爸，那邊很高的地方，又飛過很多

來了，爸爸。

嘉麟 我不要看了，我……哎喲，我的工廠呀！

叔英 (安慰地) 嘉麟，嘉麟，……着急又有什麼用呢。

慧貞 呵，打起來了，兩邊打起來了，媽媽，你看，媽媽，你來看。

叔英 看就得了，嚷什麼！

慧貞 呵，翻跟斗，翻跟斗，……咦呀，好看哩，好看哩。

樹榮 咦咦，那個也翻，那個也翻。

慧貞 不，不，那個往下掉了，你看，尾巴上冒烟了。咦咦，冒烟了，好看哩，媽媽，爸爸，來看呀！來看呀！

（叔英拉着嘉麟走去）

叔英 那裏呀？那裏呀？

慧貞 哪，哪，掉了，掉了，往下掉了。

叔英 喲，是的，是的。嘉麟看見嗎？

嘉麟 看見，看見。……唉，怎麼打得過他們呢。

慧貞 是東洋飛機，爸爸，掉下的是東洋飛機，哪，哪。

嘉麟 由你說的。

慧貞 是的，哪，翅膀上有兩個紅點的。媽媽，你看，媽媽。

叔英 是，是。嘉麟，那個真像是東洋飛機呢。

嘉麟 別做夢了吧，中國飛機怎麼打得下東洋飛機呵！

樹榮 是的，爸爸，中國飛機把東洋飛機打下來了。

嘉麟 屁！還沒看清楚就亂說。

慧貞 呵，又一架着火了，媳媽，哪哪，那架東洋飛機又着火了。

叔英 嗯，是的，嘉麟，你看呀。

嘉麟 (忘記了剛才的恐懼和偏見，漸漸轉變過來) 嗯……

慧貞 還有，還有，爸爸，那邊兩架又掉了！兩架又掉了，啊，哈哈……爸爸，現

在不用着急了！我們的工廠不怕了，中國飛機會打跑東洋飛機了……

嘉麟 是的，是的。

(全家歡樂得跳起來，正在這興奮中，突然有響雷似的飛機聲劫過屋頂，嚇得他們一怔。不一會，飛機的聲音顯然在離房子不遠的地方停了。大家都還

在目瞪口呆的時候，慧貞偷偷的往窗外的草地上探望。）

慧貞 爸爸，一架中國飛機，一架中國飛機落在外面草地上。

嘉麟（跟着說）一架中國飛機？

（大家驚異地抬頭往外望）

叔英 噲。

樹榮 是中國飛機，爸爸，翅膀上有青天白日的，是中國飛機。

嘉麟 是……（忽然又動搖起來，洩氣地）呵，不是的，叔英，方才掉下的恐怕不是

東洋飛機呢，你看，那架中國飛機不是剛才掉下來的嗎？

樹榮 爸爸，我去看看。（說着往外走）我去看看。

叔英（拉住他）不好，不好，這時候怎麼好出去呀！

樹榮 我去看看呀。

嘉麟 不要去，警報還沒有解除呢。

樹榮（堅持要法）不！我要到門口去看看。

叔英 要看待一會兒看。

樹榮（急得要哭起來）唔……

陸媽（急上）外邊草地上落下一架飛機，老爺……那個……那個開飛機的……

嘉麟 開飛機的怎麼樣呀？

陸媽 他要進我們家裏來。

叔英 進來幹嗎？

陸媽 他說要進來借點兒東西。

嘉麟 那個人是怎麼樣的？是中國人還是東洋人？

陸媽 不曉得，老爺。

嘉麟 怎麼會不曉得呢？他是說什麼話的？是中國話還是外國話？

陸媽 他說的有點兒像湖南話。

叔英 那是中國人啦，大概就是那架中國飛機上下來的。

嘉麟 他要什麼？你讓他進來好了。

陸媽 ……………是（回頭卽下）

樹榮 爸爸，一定是開飛機的，爸爸，一定是開飛機的。

嘉麟 嗯……到底是什麼事……（向叔英）叔英，大概是……

樹榮 我去看看。（說着往外走）

嘉麟 （拉住他）他就要進來的，你還去幹嗎？

叔英 嗯，不要去，樹榮。（向嘉麟）你說什麼？

嘉麟 （一面拉着樹榮，一面說）我說那大概是……

樹榮 （極力的往外扯）我要去呵！唔……

嘉麟 呃呃，告訴你別去！

（大家正阻止着樹榮的時候，空軍甲上來，他穿着飛行衣服，還戴着飛行

帽子，眼鏡掛在額門上。左手的袖筒全被鮮血染透，可是精神還是非常的

興奮。）

空軍甲（謙虛地作了個禮）對不起，先生，太太，我想打擾你們一下。

嘉麟 別客氣，有什麼事？

叔英（幾乎同時。請他在沙發上坐）請坐。

空甲 謝謝。（還是站着）請問你們，有沒有紗布之類的東西給我一點好嗎？

叔英 紗布？……

空甲 是的，是的。要是沒有紗布就拿點別的乾淨白布也可以。

叔英 好的，有，有。（轉身進去拿）

嘉麟 是了，你去找來吧。（向空軍甲）請坐，請坐。……怎麼，傷啦嗎？

空甲 是的，是的。（看着自己的胳膊）

樹榮（聚精會神地望着空軍甲）爸爸……

嘉麟 別響。(問空軍甲)很痛吧？

空甲 不要緊，不要緊。

嘉麟 喝喝……飛機也損壞了嗎？

空甲 沒有，飛機並沒有損壞，不過油沒有了，所以不能不降落到這裏來。

嘉麟 是的，是的。方才打落的到底是東洋飛機？還是中國飛機呀？

空甲 東洋飛機。

嘉麟 啊？都是東洋飛機呀？

空甲 是的。

嘉麟 是真的嗎？

空甲 怎麼不是真的？

嘉麟 那麼一共打落幾架？

空甲 這個現在還沒有知道得清楚，大概總有十幾架吧。(疑惑地)怎麼？你不相

信嗎？

嘉麟 喝喝……老實說，先生，從前我的確不大……不大那個……

空甲 那嗎現在呢？

嘉麟 現在……現在……

叔英 (拿了一塊白布上來) 先生，你看，這可以麼？

空甲 可以，可以。呵，謝謝你。(伸手去接)

叔英 不要客氣，我來替你紮吧。(替他包傷口)

空甲 (感激地) 呵，謝謝，謝謝。

叔英 那裏話……喇喇，痛得很吧？

空甲 不怎麼痛……不過血是流了不少。

叔英 哎呦，嘖嘖……

空甲 不要緊，太太，(擺動自己的手) 哪，你看，還可以照樣的動，骨頭還沒有斷

嘛。

叔英

(嘆了一口氣)唔……

嘉麟

但願他不斷才好，要不然，恐怕以後開飛機都不方便了。

空甲

那不會的，先生，說老實話，方才要不是因為汽油燒完了，不能不要降落的
話，我真不願意下來。你看，(又擺動着他的手)我現在還一樣的可以操縱

機器嘛。……

嘉麟

呵，談了半天我還沒有請教……

空甲

我姓劉，叫劉飛光。轉請？

嘉麟

張嘉麟……外面那個工廠就是小弟經營的……

(外面又有飛機聲)

慧貞

噫，飛機，飛機。

樹榮

那兒？那兒？我要看，我要看。

慧貞 哪哪，咦……！爸爸，又一架中國飛機下來了，又一架中國飛機下來了。

嘉麟（望着窗外）嗯，是的，是的。

空甲（也趕緊起來，走向窗口去觀望）在那兒？看得見嗎？

嘉麟 那邊，那邊，哪，挨着你的飛機那邊。

空甲 呵，是了，是了。……

叔英 那個開飛機的也下來了。

空甲 不錯，那個是我的隊長。呵，我的隊長來接我來了……

嘉麟 你的隊長？

空甲 是的，是我們的小隊長……（興奮地，向外招手）哈囉！張隊長！……（在遠

處傳來空軍乙的應聲）瞎！……哈哈，在這兒，進來，進來！

嘉麟 好極了，快請他進來，快請他進來！

空甲 是是，……他已經來了，他已經來了。

嘉麟 哈哈，真是巧極了……怎麼？……他也是姓張嗎？

空甲 是的。呵，張先生你們還是本家呢。

嘉麟 真是。劉先生，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空軍乙一樣的穿着飛行裝束進來）

空乙 （親熱地跑去和空甲握手）哈囉！

空甲 （同時）哈囉！

空乙 （緊握着對方的手并熱情地望着他）恭喜，恭喜！

空甲 哈哈，謝謝，謝謝。

空乙 手怎麼樣啦？

空甲 手傷是傷了，可是沒有關係，要不是油燒完了，我決不會落到此地來的……

（忽然想起來）呵，我忘了介紹了，這位是張嘉麟先生。

空乙 是的，張先生，久仰，久仰。

嘉麟 (謙恭地) 客氣，客氣，請坐。

空甲 (指叔英) 這位是張太太。(他們互相點頭) 還有這兩位是張先生的大小姐和少爺吧？

嘉麟 是的，是的。這兩個是我們的小孩子。

空甲 這是我們的張隊長。你們是本家，喝喝。

嘉麟 是是，張隊長，請坐，請坐。

空乙 好的，別客氣，別客氣。(遵命坐下，向空軍甲) 告訴你，剛才我站在隊部旁邊的樹子下面用望遠鏡看着：看你把兩架敵機打落之後，既不再向前追擊，又不朝上回頭，慢慢兒乘機往下降，我就心裏想：要不是機子損壞，就是人受傷了……

空甲 是的，是的。你聽我說：我們不是先藏在高空的雲端裏嗎？……

空乙 嗯，嗯。

空甲

我們在那邊等着，待他們毫不意料的來到下方的時候，大隊長領着隊伍馬上就給他們一個直衝的襲擊，恰好跟我遭遇的是一架「九六式」的驅逐機，我把操縱桿一推，來一個「英麥曼」，轉到他後面，剛放射了八九發就看他冒出火花來往下掉了。這時候我本來還想再追上一步給他一個完全毀滅的，不料接着旁邊又來了一架，大概他是想來給前面一架解圍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於是我放棄了前面的追擊，馬上拉轉機頭，對着旁邊過來的這架來一個 Half turn 不料對方也來一個「半轉」，於是我一個，他一個，一連來了三四個，最後，到底給我找到一個機會，把它射中了，但是沒有傷了它的要害，不能馬上把它解決，所以當我在最後那個側滾的時候，給他從旁邊射過來，因此嘛，這隻手就給受傷了……

空乙

呵呵。

空甲

不過幸好是我先把他射中，他沒有法子支持長久了，所以只發了幾響就不能

再發，要不然，我也危險了，因為我那個 *Haitun* 的確是做得太快了一點。

空乙 嗯，真是的，這個最要當心。

空甲 喝喝……還有呢，我這隻手受傷的時候當時並沒有感到痛，要不是血流到我的手掌上來的時候我還不會發覺的。所以在那時候我還想再往上拉，轉到另外的敵機後方去，但是忽然又發覺到油已經沒有了，所以只好找機會降落。

空乙 是的，對了，我還沒有想到你這架機子是早上上了油已經飛了好多時候了。

空甲 是呀。

空乙 不過現在總算恭喜你了，雖然傷了一隻手，但是換來了兩架「一九六」呢。

空甲 唔唔，老實說：我這手的確沒有什麼關係。（又在擺動他的傷手，好像在示威似的）哪，你們看。

空乙 那就更加恭喜啦，啊哈哈！

(嘉麟等跟着笑。陸媽進來)

陸媽 (向嘉麟)老爺，外面有個報館裏的人說要進來看這兩位先生。

嘉麟 報館裏的人？

陸媽 是的。

空甲 大概是新聞記者吧？

嘉麟 呵，對了，大概是新聞記者。(向陸媽)你請他進來。

陸媽 是。(應聲下)

(解除警報傳了進來)

樹榮 (拉着姐姐)爸爸，警報解除了，我跟姐姐出去看飛機去。

叔英 好好，我跟你們去吧。(一手拉一個往外門下)

(新聞記者進來，剛好和他們擦身而過)

記者（向空軍甲、乙致禮）同志，辛苦，辛苦。（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他們）我是大公報的記者，方才一場空戰好像打得非常激烈，可是勝負不大清楚，剛巧得到消息，知道有兩架飛機降落在這裏，所以特來拜訪，想來兩位都是親身參戰的英雄，所以一定能夠詳細的給我一個寶貴的消息。

空甲 這個……嗯……

記者 這位同志請教？

空甲 鄙人叫劉飛光。

記者 是是，劉同志……（轉向空軍乙）這位……。

空乙 敝姓張，張航英。

空甲 他是我們的隊長。

記者 呵呵，張隊長。是的，是的。（再遞一張片子給張嘉麟）這位大概就是這公館的……？

嘉麟 是的，是的。這是我草舍，我叫張嘉麟。

記者 呵，就是張廠長，對了，對了。喝喝，這次我因為想向這兩位同志請教點消息，打擾到府上來，真是對不起得很，喝喝。

嘉麟 那裏話，別客氣，請坐，請坐，坐下來慢慢兒談吧。

記者 好的，好的。謝謝。（坐下，取出記錄簿，向空軍乙）今天的空戰是張隊長指揮的是嗎？

空乙 不，不是我，今天指揮作戰的是我們的大隊長。

記者 呵，呵，是的，大隊長……請問貴大隊長姓什麼？

空乙 姓李。

記者 （一邊在記錄）李，是的，李大隊長。

空乙 （指空軍甲）他是參加方才的戰鬥的；我今天沒有參加作戰，我是作戰過後才駕着機子來接他來的。

記者 呵，是這樣。（向空軍甲）怎麼，劉同志掛了彩了是不是？

空甲 嗯，手上傷了一點，不過不要緊，

記者 唉，真是太辛苦了，請問劉同志，今天的空戰是不是我們得到一個很大的勝利？

空甲 是的，在武漢的上空，可以說是得到一個空前的勝利。

記者 一共把它打下幾架飛機？

空甲 現在還不能知道得清楚，不過我想至少總有十一二架吧。

記者 呵，一共打下有十一二架？

空甲 是的，至少有十一二架。

空乙 大概這個數目。

記者 那麼劉同志一手打落幾架？

空乙 兩架。

記者 呵，了不起，了不起，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勝利嘛啊！

嘉麟（喜形於色）是的，真是了不起！

記者 可不是，啊，哈哈……劉同志，張隊長，照這樣看來，我們的空軍簡直是了不起了嘛！

空乙 嗯，比前一下子是進步得多了。

記者 進步了，簡直不怕他們了！

空乙 是的，不但怕他們，并且我相信，我們不久一定可以把所有在我們中國的東洋飛機完全消滅呢！

記者 啊，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嘉麟（非常興奮）好極了，好極了！隊長，老實說，我從前是很不相信我們的空軍的，所以常常一提起航空捐，我就討厭，我就要罵，甚至方才東洋飛機剛來的時候我還在這兒罵我們的空軍沒有用呢？

空乙 是的，從前的確很差，不過也不能完全怪空軍方面的人，實際上，國家政府實在太窮，買不起好的飛機，沒有好的教練也是真的。

嘉麟 不錯，我現在完全明白了。諸位，今天我的工廠沒有被東洋飛機炸掉，我真是萬幸之至。我現在願意將我的全部財產——五十萬之中拿出二十五萬來捐給政府去買飛機去！

空乙 真的嗎？

嘉麟 我張嘉麟從來不撒謊，隊長。

記者 呵，那好極了，張先生，你真是一個熱心愛國的實業家。

嘉麟 那不敢當，先生，你們報館有代收救國捐的地方嗎？

記者 有的，有的。

嘉麟 好，那麼，請你先告訴你們報館的辦事人，我下午送二十五萬元中央銀行的支票去。

記者 那好極了，張先生，你這種慷慨輸捐的愛國行動，我馬上給你發個消息出去，告訴全國的同胞，你這種熱心愛國的精神一定會被全國同胞贊揚的！張隊長，劉同志，我們的空軍有發展了！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有把握了！

空乙（同時）是的，我們的最後勝利有把握了！

空甲（正在這歡騰聲中，又傳來了警報的氣笛聲，他們呆了一會。接着叔英跑進來）

叔英（急急地）嘉麟，警報，警報，東洋飛機又來了，東洋飛機又來了！

嘉麟 哎呀，怎麼又來啦？

空乙（緊張地）不要慌，（向空軍甲）老劉，你在這兒休息一會，我上去，（走到門口又向張嘉麟招呼）張先生，請你們招呼招呼，我去了，回頭見。

空甲（追上去）不，隊長，我要去！

空乙（把他阻住）不，你不能去！

空甲 我要去！

空乙 你的手，你的飛機都已經……

空甲 不要緊，只要把你帶來的油添上去就成了。

空乙 你別糊塗，老劉，你的手不成的！

空甲 請你別阻止我，隊長。

空乙 (硬把他推回在沙發裏) 你別耽誤我的工夫，我不能讓你去！(向大眾) 諸位請幫幫忙，(撒手回頭急下)

空甲 隊長！

(大家把他按住)

記者 劉同志，你已經受傷不能去了，請你在這兒休息一會兒吧。

空甲 不，我不。

嘉麟 劉先生，請你休息，休息……

空甲 我用不着休息。

叔英 你的手已經傷了，先生，你歇息吧。

空甲 （拚命的往外衝）不，我還有我的氣力，我要去；張先生，你有錢出錢，我當

然有力要出力，我要去，我要飛上去跟他們拚。（衝着下去）

、接着是飛機馬達的發動聲，他們從窗口望着外面，非常感動地，窗外傳進

來慧貞和樹榮唱的青年航空員歌聲）

你要帶着最新的戰鬥武器，

你要飛向敵人的防線裏去，

仔細偵察猛烈地破壞了它，

勇敢向前去破壞它，破壞它！

你聽馬達悲壯的唱着向前，

它載負着青年的航空隊員，
它載負着青年的航空隊員，
青年的航空員。

(全歌附後)

——幕在歌聲中徐下——

四月四日深夜三時于武昌

C 4/4 員空航年青 塞克 詞 菲列 曲

5 | 1̇ 7 6 5 3.5 | 6 6.3 6 0 5 | 1̇ 7 6 5 3.5 |

你 看 戰 鬥 機 飛 在 太 陽 光 下， 你 聽 馬 達 高 唱 着
 你 要 帶 着 最 新 的 戰 鬥 武 器， 你 要 飛 向 敵 人 的
 你 快 到 那 東 北 的 邊 疆 上 去， 你 快 拯 救 三 千 萬

6 6.3 6 0 6 | 2 2.2 6 6.6 | 4 2.4 6 0 6 |

走 進 雲 霞， 它 輕 輕 地 旋 飛 又 抬 頭 向 上， 向
 防 線 里 去， 仔 細 偵 察 猛 烈 地 破 壞 了 它， 勇
 民 衆 們 去， 把 失 去 的 土 地 從 新 收 拾 起， 勇

2 1̇.7 6 7.6 | 5 5.6 5 1 | 1̇ — 6 4 |

上 排 成 隊 用 力 飛， 用 力 飛！ 你 聽 馬 達
 敢 向 前 去 破 壞 它， 破 壞 它！
 敢 向 前 去 收 拾 起， 收 拾 起！

1 2.3 4 5 | 6 — 6 0 6 | 2 3.4 5 4.5 |

悲 壯 地 唱 着 向 前， 它 載 負 着 青 年 的

6 7.1̇ 5 5 | 3̇ — 2̇ 1̇ | 6 7 1̇.2̇ 1̇ 6 |

航 空 隊 員， 它 載 負 着 青 年 的 航 空 隊

5 6.5 4 3.2 | 1 0 0 0 ||

員， 青 年 的 航 空 員。

民族公敵

時間 一九三七，八，二六，羅店戰爭最激烈的時候。

地點 上海

人物 母親

兒子

特務員

父親

父親的助手

特務員的助手

佈景 一個簡單的客廳，如果物質條件完備的話，可以佈置講究一點，不然，只要

有一兩件傢具（如桌椅之類）可以表現出並不是窮人家的客廳便得了。

幕啓時，正是晚上，九時左右，外面傳來報販的呼喊聲：『號外，大晚

夜報號外，東洋兵打羅店……』母親一人在場等着兒子和父親回來。

兒子（緊張的從外面進來）媽媽！爸爸回來沒有？

母親 還沒有吶，真急死人了。你從什麼地方回來的？

兒子 我去同學裏來。

母親 現在外面的情形怎麼樣？

兒子 今天羅店打得很厲害。

母親 啊！羅店？羅店也打起來啦？

兒子 是的。

母親 ……怎麼東洋鬼子忽然會跑到羅店去打？

兒子 這完全是漢奸搗的鬼，媽。

母親 啊，是漢奸搗鬼？

兒子 是的。昨天夜裏，東洋兵幾千人，突然向羅店進攻，因為中國兵在那裏駐得很少，所以抵抗沒有多久，就給東洋兵佔去了！

母親 那麼！現在中國兵都退了嗎？

兒子 不，中國兵並沒有退，不過，全都完了！

母親 怎麼？

兒子 現在的中國兵，打起仗來那兒還會退？他們只有死在前面，不會退後一步的。

母親 都死光啦？

兒子 聽說原來的兵都死光了，後方得到消息，馬上又派了許多兵去反攻，攻了一天一夜，不知死傷了多少人，有一個時候，一連打了幾十次衝鋒，最後，差不多可以衝上前去把東洋兵消滅了，可是，突然前而着起火來，燒得中國

兵不能前進，東洋兵得到了這個機會，便又從旁邊抄過來……

母親 啊！東洋鬼子這樣厲害？

兒子 媽媽，你以為為放火的是東洋鬼子嗎？

母親 不是東洋鬼是誰呀？

兒子 是我們中國的漢奸！

母親 啊！又是漢奸？漢奸怎麼這樣沒有良心，到處幫了東洋鬼子來打中國兵哪？

兒子 媽媽，他們是受東洋鬼子利用的，他們是沒有良心的賣國賊。東洋兵打羅店，全是漢奸領路的。

母親 菩薩……這些人真沒有心肝，他們放火燒的那這一條街？

兒子 聽說就是外祖母家的那條街。

母親 是嗎？老佛爺，那外祖母的家怎麼樣呢？

兒子 這樣子燒起來，當然完了——聽說着火的時候，老百姓想跑都跑不出，幾條

街的老百姓，都給燒死在裏面。

母親 喔，菩薩，這樣說，那麼你的爸爸會怎樣呢？天哪！

兒子 也就很難說，一直到現在不見回來。

母親 老佛爺，真不知道是什麼妖怪使得他這樣，我兩次三番的叫他不要去，他偏不聽，老說要去看看外祖母，看看外祖母，從來沒有看他這樣關心過。

兒子 也許還有別的事情。

母親 別的事情？像這樣的打起仗來，整天的炮火連天，那能做別的事情？（急忙的往裏面走）這真是急死人了！我打電話到姨母家裏去問問。（將入）

兒子（喊住她）媽媽，我的雨衣，你給我放在什麼地方？

母親 你的雨衣在屋裏箱子上面，你這時候還要雨衣幹嗎？

兒子 說不定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

母親 你走，上那兒去？

兒子 早上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母親 你真的要去入特務隊？

兒子 是的。

母親 那你們學校裏怎麼樣，不上課了嗎？

兒子 這時候埋頭在學校裏上課還有什麼用？媽媽，現在大家同學都到江灣戰綫上去服務去了。

母親 孩子，那你就像小林一樣到傷兵醫院去做做看護不就得了麼？何必一定要去做這種特務隊呢？

兒子 入特務隊又有什麼關係，媽，現在到處都有漢奸在搗亂，到處都有漢奸在賣國通敵，這些漢奸，這些賣國賊，全要靠特務隊來把他剷除。如果漢奸不除清，我們是不會打勝仗的。

母親 好了，你這些話回頭再說吧！我現在沒有工夫，我要去打電話去，你可別馬

上就走呀！(急往裏面下)

(拿出鋼筆和紙在桌上寫信，突然有敲門聲，兒子急忙把紙藏起，走去開門)

兒子 誰？

特務 (特務員在門外應)我。

兒子 (一面開門)那一位？

特務 (進來)是我，老李。

兒子 啊，是王先生，我正想寫信給你。

特務 呵，巧極了！現在不必了。工作已經派下來了，剛才特務長叫我去談了許多話。

兒子 啊，他對我怎麼說？

特務 他說很好。

兒子 那兒，客氣。

特務 真的，他要我來轉交一個關係給你，並且希望你明早就開始工作。

兒子 好的。

特務 （從袋子裏取出手冊來，一項一項的告訴他）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頭子，這次羅店的漢奸工作全是這傢伙指揮的。

兒子 呵？

特務 是的，聽說他手下有三百多人。

兒子 三百多？

特務 不錯，祇是在上海馬路，往茶缸裏撒毒藥的就有幾十個。你曉得嗎？今天羅店方面的軍事受到很大的損失，……

兒子 是……我略微聽到了一點。

特務 他媽的，這全是給漢奸破壞的。我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在前面放火，等到他們衝鋒的時候，漢奸又在兩旁來襲擊，簡直被他搗亂得沒有辦法。

兒子 是的，抓到的時候，非一個一個的宰掉他不成。

特務 對對，我先把這關係交代清楚給你再說吧。

兒子 好的，好的。

特務 你聽着：這入年在五十歲以內，中等身材，長臉孔，高額角，濃眉，眼睛深陷，高鼻梁，留有八字鬚鬚，尖下巴，常穿麻花西裝，或紡綢大褂，……

兒子 (詫異地)呵！

特務 明白嗎？

兒子 明白，明白。

特務 很好，(在手冊上翻)這兒還有個小照。這是我們隊裏面一個頂有本領的隊員拍來的，哪。(把小照交給他看)

兒子 (接過小照一看直發呆)這……

特務 怎麼？你曾經見過這樣的人嗎？

兒子（點點頭）等我細看一下。（越看臉上表情越緊張）

特務（已經發覺到他的變態的表情了，所以奇怪的）你認識這個人嗎？

兒子 真有點兒像……

特務 像是認識的，是不是？

兒子 嗯！王先生，這……這照片大概不會……不會錯吧！

特務 不會的，（指點照片）你看，方才說的跟他這樣子簡直一模一樣嚟。

兒子 不，我是說會不會照錯人。

特務 這不會的，你曉得，這是我們一個很有本領的隊員釘了一個多禮拜的人了！

兒子 你見過嗎？

特務 我倒沒有見過，怎麼？是你的一個朋友，是不是？

兒子 不是朋友。

特務 那麼……

兒子（急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照片來）你看像不像這個人？

特務（機警地）不錯。（急將照片搶過來）這是你什麼人？

兒子 他是……王先生，你不會開玩笑吧？

特務 這怎麼能開玩笑，這人現在在那兒？

兒子 就在這裏。

特務 在這兒？

兒子 是的。

特務 他是你的什麼人？

兒子 他是我的父親。

特務 你的父親？

兒子 是的。

特務 他現在在家嗎？

兒子 不，還沒有回來。

特務 到那兒去，曉得麼？

兒子 他昨天說是到羅店去看看親戚。

特務 啊？剛好又是去羅店，那準沒有錯了，老李……

兒子 如果不是開玩笑的話……

特務 你打算怎麼辦？

兒子 我……

特務 對呀，你怎麼辦？

兒子 要是真的，我當然服從命令。

特務 你這話對，老李，這事情看來沒有疑義的了。

兒子 不過，平常倒沒有看見他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特務 平常……

母親（突然裏面叫喊）國梁，國梁……

兒子 什麼呀！

母親 我的錢包你看見沒有？唉，急死人了，家裏的電話打不通……

特務 這是誰？

兒子 這是我的母親，（向裏面應）我沒有看見，媽。

特務 你的母親，她會不會……

兒子 她沒有關係。

母親（在裏面）真是，什麼道理，電話也偏偏在這時候來搗麻煩。

特務 不成，我在這兒不方便，我走了。（欲急下）

兒子 那麼……

特務 或者，我回頭再來，（跑到門口又回過頭來）老李，希望你以國家民族爲重。

兒子 是的，王先生。（特務員急下）

母親 （急從裏面出來，往外面走）真是奇怪，好好的電話忽然會打不通……

兒子 媽，你到那兒去？

母親 我到隔壁舖子裏去打去。（急急地想往外面走）

兒子 （喊住她）媽？你知道爸爸去做些什麼事嗎？

母親 他有什麼事，還不是老樣子，東奔西跑的交結交結朋友。

兒子 你知道他去羅店做什麼？

母親 去看外祖母呀？……

兒子 看外祖母，恐怕不見得吧？

母親 什麼不見得，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還有什麼事情好做？

兒子 他常常跟那些東洋人來往，恐怕……

母親 你扯到那兒去？孩子，對你自己的爸爸可不能糊說八道。（說完往外走）

兒子 糊說八道，你瞧吧……

母親 我現在不跟你多說，回頭再講吧。（下）

兒子（連忙在抽屜裏搜尋，拿起一張條子來念）活動費三千元……廣田十郎……

（另一張）羅店鎮工作，須即日佈置妥當……必要時，即放火燃燒，阻止中國軍隊前進。（忽然從外面傳來腳步聲，他速把紙條藏在袋裏。父親領着一個穿香雲紗衣服的助手進來。兒子鎮靜地）爸爸。

父親 你沒有出去嗎？

兒子 出去剛回來。

父親 還有誰在家？

兒子 都出去了。

父親 你媽呢？

兒子 她也剛出去，因為老不見您回來，她急得很，想打電話，家裏的電話又打不

通，所以跑到外面舖子裏去打去，你是不是剛從羅店……

父親 好好，去找你媽回來。

兒子 (看了助手一眼，應聲下)是。

父親 (向助手)你坐下，阿貴。

助手 是。(坐在一邊)

父親 我趕快把這報告弄好給你交去。

助手 好的，好的。

父親 (一邊寫一邊在嘴裏說)這一次可真險呀！要不是有周大順子那班人在大街上放火燒得快，恐怕上岸的東洋兵全部都要完了。

助手 是。不過主要的還是因為你指揮得法。

父親 這也是的。(他寫好報告，指給助手看)好，就這樣簡單一點好了。哪，你看我還在這裏附了一筆，(唸)「這一次在羅店的弟兄非常賣力，立功不小，明

日請在活動費外，加給賞銀若干元爲禱」。你看怎麼？

助手 很好，很好。

父親 你馬上交到日本領事館去，告訴那位小鬍子，我明天一早去看他。

助手 是是。

父親 （又在抽屜裏取出一張軍用地圖來交給助手）哪，這就是我剛才給你說的，花了二百塊錢買的一張軍用地圖，你帶去一齊交給小鬍子。

助手 是。

父親 還有，你以後來這兒，要是碰見了我家裏的人，你就說，你有家事要跟我談談。

助手 好好，我去了。（助手藏好東西下）

父親 （寬了寬衣服，自己倒了一杯茶，正要打開抽屜的時候，忽然又叫回助手來）
喂，阿貴，還有件重要事情你可別忘記，你從日本領事館出來之後，馬上去

告訴周大順子，要他今夜十二點鐘領他手下所有的人到瀏河去，明天一清早就領東洋兵進攻瀏河。

助手
是了。

(父親喝茶，抽煙)

(有頃)

母親 (在外面) 國梁，國梁，國梁呀！

父親 (慌張的) 什麼事？

母親 (踏進門看見父親在家也出之意外) 啊？……

父親 國梁媽，什麼事！

母親 呵！你回來啦！外頭……外頭有人抓人……

父親 什麼？抓人

是的，弄堂口黑黝黝的，看不大清楚，只看見兩個穿白鞋的，抓一個穿黑衣



服……

父親 真的嗎？

母親 怎麼不是真的，你怎麼到現在才回來，我真急死了！

父親 (馬上穿衣服) 這個你別管。(拿起手槍向門外走)

母親 你上那兒去？

父親 我出門口去看看。

兒子 (突然從裏房跳出來) 不必去了，爸爸。

父親 (愕然) 呵！你怎麼躲在屋子裏？

兒子 是的，我因為怕走過客廳時，擾亂了爸爸和那客人談論家事，所以便從後面
窗戶裏爬進來了。

父親 怎麼？我的事情，你都聽見了嗎？

兒子 不單是聽見，而且還看見呢。

父親（生氣地）你看見了什麼？你別胡扯啊！

兒子 一點兒也不胡扯。（把剛才的紙條拿出來給他看）東西已經在這兒了！

父親（冒起火來）怎麼，原來你這雜種想……（說着撲過去）我收拾你……

兒子（一把將父親的手擋開）來吧。

（父親追上去，兒子躲開，母親在當中擋住）

母親 孩子，孩子，走開啊！孩子，他到底是你的爸爸呀！

兒子 爸爸？他不是我的爸爸？他是漢奸，媽媽。

父親 好，漢奸，你來吧！你這忤逆不孝的東西，我寧可一槍幹掉你。（掏出手

槍來）

母親 孩子，走呀，孩子，你就不能讓讓你的爸爸嗎？（跑去推兒子）孩子，孩子……

兒子 你知道嗎？媽媽，帶領東洋兵去打雜店的就是他，放火燒羅店，燒死外祖母

全家的人，燒死幾千幾萬老百姓，打死幾千幾萬中國兵的罪魁，都是他，他

是民族的公敵！

母親 哎喲，菩薩，真有這種事嗎？

父親 (憤怒至極，一聲撲過去，二人扭作一團，想把兒子按倒，但終不可能) 好，雜種，你說吧，你去報官吧！可是我馬上就收拾你！

母親 (去抱父親的腿) 好了，國梁爹，你也息一息火吧？

父親 老太婆：你放開！不然連你……(一脚把她踢開)

母親 (倒地大叫) 菩薩，這是什麼世界呀！(父親拼命想把槍口彎下來對着兒子放，但兒子死命抵抗，使他終不可得，結果轟然一聲，槍朝天花板上放了)

母親 (大喊) 啊！老天開眼呀。

特務 (持槍急上) 幹什麼？幹什麼？(用槍對準父親)

父親 (一回頭看見特務員，呆了半天，洩了一口氣，全身軟下來) 呵……

特務 舉起手來！

父親（瞪了特務員半天，好像還要同特務員相搏的樣子）你……

母親（大嚷起來）老天開眼啲？

父親（突然把槍往檯上一擱）好，看你們怎麼樣吧？

特務 我們只要你去一趟。

父親（反攻地）告訴你們，別瞧錯了人，你們有什麼證據？

特務 證據？你還要證據嗎？

父親 哼，（恐嚇地）恐怕你們隨便誣賴人家，才會進公安局呢？

特務 好，看誰有資格進公安局吧！（向門外喊）老二，把人帶進來。

特助（在門外）是。

（特務員助手帶那個被手楷楷着的父親的助手上）

特務 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父親（對助手相覷，啞然，嘆了一口氣）唔……

特務 (指着父親命助手) 把他一起楷起來！

特助 是。(把父親的左手套進去，二人楷在一起)

母親 (悲痛地向特務員) 先生，真的要把他帶走嗎？

特務 是的，老太太，你別難過，漢奸不剷除，終歸是害人的，他是中華民族的公敵！(向兒子) 老李，我先把他們帶去，你回頭就來吧，你現在完成了你的第一個任務了。

兒子 是的。

特務 (向特助手) 走！(四人齊下，父親走到門口還怒氣沖沖地回過頭來，瞪了兒子一眼才下去)

母親 (悽愴地) 孩子……

兒子 媽媽，你不要傷心，我寧願做一個忤逆的兒子，決不要一個做漢奸的爸爸！

(幕閉)

高壓下

時間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

地點 北平

人物 李氏——五十來歲

張嫂——二十五歲以上，她的大兒媳婦

桂生——二十歲李氏的小兒子

王媽——女僕

浪人甲、乙二人

警察一人

佈景 一個過道房，有兩個門：正壁右角的門是通院子出街道的；左壁的門是

通裏面廂房，廚房等等的。房內的佈置很簡單，正面有個木牀，旁邊有個桌子，桌子上面擺着個座鐘，兩邊還有椅子等等。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這些都是臨時設置的東西。

幕啓時，正是早晨的時候，李氏和王媽正在忙着佈置牀鋪。

張嫂（不安地從左門出來，看一看桌上的鐘又畏縮地去望一望外門，回過頭來向

李氏）媽媽。

李氏（不回答）……

張嫂 媽媽！

李氏（瞪了她一眼，想說話旋又吞住，只管鋪牀）……

張嫂 媽媽！……

李氏 老是一「媽媽」，「媽媽」嚷什麼呀？

張嫂 快到九點鐘了。

李氏 九點鐘？十點鐘又怎麼呀？

張嫂 鬼子就要來啦。

李氏 鬼子來叫「媽媽」就有用嗎？

張嫂 那怎麼辦呢？

李氏 真是廢料！

張嫂 (要哭的樣子) 怎麼好？

李氏 看你，怕得好像耗子見了貓似的，老在這屋子裏轉，也不會幫着弄一弄。

張嫂 (哭)……

李氏 得了吧，我的祖宗！你還是趕快去叫你弟弟回來吧。

張嫂 今天也不曉得他在不在呢？

李氏 你昨天不是說他的同學說了他晚上會回學校的嗎？

張嫂 他的同學是那麼說。

李氏 那麼你就去得啦。

張嫂 不在學校又怎麼樣？

李氏 不在學校你就留下話給他的同學，叫他回來時馬上回家，說家裏就要出亂子了，明白嗎？

張嫂 曉得。

李氏 那就趕快穿多點兒衣裳走呀！

張嫂 是。（進去）

李氏 王媽。

王媽 是。

李氏 要是等會兒鬼子來了就說這地方是你一向住着的，你說昨天不過把鋪蓋拿去洗了吧了。

王媽 是的，太太。

李氏 你要胆子放大點兒呀。

王媽 曉得，太太。

（正在這時，外面忽然傳來敲門的聲音，嚇得她們慌張起來。）

李氏 糟糕，鬼子真來了。

王媽 （惶惑地）真是呢？太太。（敲門聲又響）

李氏 你去看看。

王媽 （畏縮地）太太，怎麼辦？

李氏 你去呀！

王媽 ……（王媽正在遲疑中，張嫂一面包着頭巾，一面匆忙地從左門出來想往外門去。）

李氏 （擋着她）別忙，鬼子已經來了！

張嫂 （嚇得一跳）啊？

李氏 進去，你進裏面去！

張嫂 喲，媽媽，怎麼好！

李氏 你進去再說！（一把張嫂推進裏面去，向王）王媽，你去看呀！

（王媽無可奈何地向外門去。趙氏扣上左邊的房門。不一會聽到王媽的聲音）

王媽 （在外面院子裏）啊，是您回來了，少爺……

桂生 （在外面）是。

王媽 喝喝，我以為……我以為……

桂生 怎麼！我媽呢？

王媽 （跟桂生在後面，邊說邊進來。）在裏面。喝喝！我跟老太太以為是鬼子來了

呢。

桂生 是嗎？（向趙氏）媽媽。

李氏 喲，孩子，是你回來啦？

桂生 是，媽。

李氏 真好，冷不冷？

桂生 不冷。

李氏 (僥倖地) 啊，這就好了，這就好了。(向王媽) 王媽，你快去生火爐去吧。

王媽 是。(下)

桂生 說是嫂嫂昨天去學校找我來，是不是，媽？

趙氏 正是。唉！現在真糟糕，孩子。

桂生 什麼事？媽媽？

李氏 唉！昨天到現在我真急死了！

桂生 爲什麼呀？

李氏 昨天下午，突然有兩個鬼子闖進來，口口聲聲說要「看房子」，「看房子」

我說「我們這裏的房子都是自己住着的，沒有空房子出租」。但是他們不聽

，一直衝進裏面去。

桂生 啊？

李氏 可不是？到處亂跑，連我跟你嫂嫂睡的屋子都要去推開來看。

桂生 真可惡！後來怎麼樣？

李氏 後來兩人鬼頭鬼腦的不曉得說些什麼。臨了就說這個過道房很清靜，要把這地方給他們住。

桂生 真是豈有此理。

李氏 我對他們說這也是我們住着的，但是他們不聽，硬說要今天清早搬來，你說倒霉不倒霉啊？

桂生 呵，他們說過今天清早搬來呀？

李氏 是的，所以我現在就想先在這兒攔好一個牀，叫王媽在這兒睡幾天，如果待會兒鬼子真的來了的時候就說這地方的確是王媽一向住着的，你想怎麼？

桂生 這樣也好。那麼，（往裏面望了望）呵，嫂嫂呢？

李氏 她在裏面。正想再去我你哪，要是你遲一步回來，她又要白跑一趟了。

桂生 是嗎？

李氏 可不是？唉，桂生，你昨天去了什麼地方？爲什麼你嫂嫂去學校找你找不着？

桂生 昨天我去城外清華大學開會去了。

李氏 開會？

桂生 是。

李氏 開什麼會？

桂生 開救國會。

李氏 哎喲，孩子，以後你可要當心，別去弄出什麼亂子來。

桂媽 這不會有什麼的，媽。

李氏 不會有什麼？從前你哥哥還不是這樣被喪掉的嗎？

桂生 你別老想着那些了，媽媽，現在的情形真不容許我們不管呢。

李氏 但是，孩子，你要想想，我現在是只靠你一個了。

桂生 我知道，媽，要是北平給鬼子佔了去就什麼都完啦。

李氏 怎麼北平會給鬼子佔了去？

桂生 你還不明白？媽，現在我們自己的房屋鬼子都敢來霸佔，難道將來他們就不敢一樣的霸佔整個的北平嗎？

李氏 我想他不會有那麼大胆吧。

桂生 爲什麼不會？東三省不是早就給他霸佔去了嗎？

李氏 這裏到底是北京哪。

桂生 一樣的，媽媽，要是我們中國人不起來反抗，何止這一個北京，連南京他都要佔去呢。

李氏 唉，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兒了。啊，一講起話來我又忘記了，你早上還沒有吃過東西吧？（向裏面叫）王媽，你生好火爐就去燒兩個鷄子兒給少爺，廚子裏還有麵條兒哪。（王媽在裏面應）

桂生 不，媽，我不要吃。

李氏 怎麼？

桂生 我不餓，并且我也沒有空。

李氏 你要怎麼？

桂生 我就要走了？

李氏 你要走？

桂生 是。

李氏 你上那兒去？

桂生 我要趕快去參加今天的救國會去。

李氏 (莫明其妙) 怎麼？你剛才不是說救國會昨天已經開過了嗎？

桂生 昨天開的是幾個學校的籌備會，今天開的才是正式的全體大會。

李氏 這怎麼使得！

桂生 不要緊，媽，今天是全北京的大小學生和老百姓都參加的。

李氏 喲，孩子，這叫我怎放心你去？

桂生 這是不能不去的，媽媽。

李氏 喲，你真要去！

桂生 國家亡了的時候我們到那裏去過活？

李氏 不，我不給你去！

桂生 做一個亡國奴是比死還要難受的。

李氏 無論如何我不給你去

桂生 (作要去的樣子) 我一定要去！

李氏（擋住他）不行！現在家裏的事你捨得撇開全不管嗎？

桂生 家裏的事另想辦法好了。

李氏 有什麼辦法想？家裏一個男人都沒有，全是娘兒們，回頭鬼子來了你叫我們怎麼辦？

桂生 那麼就叫王媽去請他的丈夫過來關照兩天好了。

李氏 要請人家總是麻煩的，頂好是你留着，一來對鬼子容易說話，二來也不用我擔心你。

桂生 媽媽，我剛才不是說過，這是不能不去的嗎？要是國家給人搶了去，死守着一個家又有什麼用？

李氏 孩子，你歇一歇吧。

桂生 不，媽媽，（看看鐘）現在時候不早了，我就要走了，你趕快叫王媽去叫她丈夫來吧。

李氏 (生氣) 什麼？你真的一點都不聽我的話嗎？

桂生 媽媽，我已經說過……

李氏 (打斷他的話) 你不要叫我「媽」！

桂生 (痛苦地) 媽媽……

李氏 (停了半天) 你現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凡事也得仔細想一想，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現在就是有搶也跑不過人家了，你嫂子嗎，胆小得好像耗子似的，只要有一小點兒的事情就害怕得要死。要是回頭鬼子來了胡鬧一場的時候，你可叫我怎麼辦？你得爲我想一想呀！

桂生 (不作聲)……

李氏 前回上條胡同不是有家人家被鬼子霸進去住，攪得娘兒們無處安身嗎？

桂生 (還是不作聲)……

李氏 要是家裏沒有什麼事情我也不一定要勉強你的。來吧，孩子，別老是這副

脾氣呀！

桂生 我今天不去是不行的。

(正在這時，張嫂從裏面邊說邊出來)

張嫂 (頭髮蓬鬆，滿身骯髒) 唉呀，阿彌陀佛，真把我嚇死了。弟弟，是你回來了

嗎？

桂生 是。

張嫂 (大大鬆了一口氣) 呵！這就好了，這就好了。

李氏 (對張嫂) 怎麼回事？全身弄得這個樣兒？

張嫂 呵，喝喝，剛才嚇得我要死，我以為真是鬼子來了，害我伏在鷄窩後面躲了

半天，呵，全給弄髒了。

李氏 孩去，將就點兒吧，你看你嫂子害怕得多麼可憐。

桂生 不，我要去。

張嫂 你還要走？不，不要走了，現在回來就再好沒有了，剛才我真怕得要死呢。
 （說到這裏偶一面頭，便發現了兩個浪人拿着鋪蓋從外面進來，嚇得她「呀」的一聲叫起來）

李氏 （愕然）喲，王媽真放蕩，剛才門都不門好，（附着張嫂）去，你快進裏面去。
 （二人急入）

桂生 （對浪人）有什麼事，朋友？

浪人甲 （手裏拿着的鋪蓋毫不遲疑地放到剛搭好的牀鋪上去）搬來這裏住呀。（回頭對浪人乙）你看，多方便，現在床也替我們安好了。

浪人乙 （也趕快將手裏抱着的鋪蓋拋到牀上去）好客氣，好客氣，喝喝，那個小娘子害羞哩。
 〇〇

浪人甲 喝喝，不要緊，過兩天熟了就好了。（向桂生）喂，你是什麼人？
 桂生 我是這裏的主人。

浪人甲 主人？

桂生 是的。這是我們的地方，而且也沒有空房子出租，所以請你們兩位不要爲

難。

浪人乙 瞎，我們昨天已經看好了的，你不曉得，你去，你去！

桂生 昨天你們雖然來過，可是我母親沒有答應你們的。

浪人甲 什麼答應不答應？

桂生 嗯，這房子是我們自己住着的呀。

浪人甲 這裏是沒有人住的！

桂生 有的，這是我們的老媽子睡的。

浪人乙 胡說，這裏昨天還是空着的。

桂生 昨天是湊巧老媽子把鋪蓋拿去洗去。真的，這裏的確是不能住，請你們相信。

浪人乙 我不相信。

桂生 事實的確是這樣，這裏不能住，朋友。

浪人甲 你要怎麼樣？

桂生 對不起，請你找個另外的地方吧。

浪人甲 另外什麼地方？

桂生 那隨便你們，比如旅館，公寓隨處都很多。

浪人甲 我們不住旅館，也不住公寓，我們要住民房。

桂生 民房也可以，不過你們就得去找那些空着出租的地方去。

浪人甲 什麼地方空着出租的？你找給我看。

桂生 那得由你自己去找。總之，要是他出租的，你們付給他租錢，他會租給你們就是了。

浪人甲 我們找的就是這裏。

桂生 唉，朋友，這是我們自己住着的地方呀。

浪人乙 別跟他多說，混帳！老是那一句話。

桂生 請你不要生氣，朋友，我們可以慢慢兒照道理講。

浪人乙 我不要聽你那狗屁道理。

桂生 嗯，不講道理怎麼使得？

浪人乙 誰不講道理？你不把房子給我們住才是不講道理！（向甲）別理他，我們鋪

牀吧。（他相去解鋪蓋）

桂生 （制止他）不行，你們不能這樣強蠻！

浪人乙 什麼強蠻？（舉手要打桂生）你敢動我？

桂生 （立刻抓住把椅子）你別動手！

李氏 （包着頭巾，急忙地從裏面出來，看見桂生，趕緊阻止他）慢着，桂生，我去

叫警察去。（鎖上裏門立刻往外門跑，邊走邊說）別跟他們動手，看着別讓他

們進裏面就得了。

浪人甲 小伙子，你別這樣兇。老子一下就可以把你打死。

桂生 我沒有什麼，你們搬走呀。

浪人甲 搬走，哼哼，我們才不搬呢。

浪人乙 讓他們的警察來了再談吧。

浪人甲 對了，就看看他們的警察來了有什麼辦法。

浪人乙 哼哼，警察，簡直像腳底下的螞蟻似的，哈哈。

桂生 (拍着牀上的行李) 喂，請你們講點道理好不好？

浪人乙 (兇狠地) 叫你別動，巴格！(舉手就一拳打去)

桂生 怒不可止。(志將他們放在床上的箱子鋪蓋等一齊往門外擲去) 滾你媽的蛋！

——媽的——滾——滾！

浪人甲 哎呀，哎呀！好大狗胆！巴……巴格……(提起椅子衝過去)

浪人乙 (也用椅子打) 揍死他，揍死他！

桂生（一樣的拿椅子應戰）來，強盜！我今天就同你們拼命，你們這班強盜……強盜！（混戰中，浪人乙一次被打倒）強盜……

浪人甲 可惡……可惡！（越打越兇。甲看情形不妙便從身上掏出手槍來，對準桂生連放兩槍）收拾你的狗命！

（槍聲響時李氏剛好帶着警察來到門口，桂生受了傷，側着身快要倒下去了）

李氏（趕到桂生身旁，他已倒地了）哎喲，哎喲！天呀！救命呀！救命呀！

桂生（還想起來再拼，掙扎着）拼……拼！媽媽！今天跟他們拼了拉倒……（但是

李氏止着他）

警察（向浪人甲）怎麼回事？先生？

浪人甲 唔，豈有此理！這狗東西敢來打我們，唔，你看，可惡！

浪人乙 把他拉上臨去！

李氏 天哪！這真是冤枉！警察先生，是他們霸佔人家的房屋，又開槍殺人啊！

警察（瞥了一眼桂生又向浪人甲）先生，他現在已經受傷了，你不應該開槍的。

浪人甲 噠，開鎗？開鎗是自衛的！

警察（稍停，無可奈何，又看了看地上的桂生，向李氏）爲什麼要惹到這班人？如果自己不先把這房子租給他們可不是就沒事了嗎？

李氏 哎呀，先生，你弄錯了，這並不是我們租房子給他們，而是他們蠻不講理來霸佔的……

警察 不用多說了（指着桂生）你趕快把他扶進裏面去給他包紮包紮吧。今天是連醫院都不能去，現在外面全戒嚴了。

李氏（懇求地）喲！那怎麼好呀，先生？

警察 在目前有什麼辦法？太太，大家不合心，一個人拼死也沒用。

李氏 真冤枉呀，先生……

警察 要是大家爭氣的話，他們敢這樣放肆嗎？

浪人乙 (扭着警察的肩膀一轉) 你說些什麼？呃？

浪人甲 混賬，滾滾！

浪人乙 (一脚向警察的屁股踢去) 滾……滾……滾！

警察 (被踢着往門外走) 你別動手……

李氏 啊啊！警察先生，(追去) 怎麼樣呀？啊，救命呀，警察先生，救命呀！(絕望地回轉身來；伏到地上躺着的桂生身上去) 孩子……

桂生 (無力地舉手來撫慰李氏) 媽媽……

(浪人甲乙在旁邊作着勝利的竊笑)

——幕——

